

天主實義

天主實義

天主降生後一千九百三十六年

第六版

兗州府教務區主教韓准

兗州府天主堂活版

天主實義重刻序

嘗讀易而至仰觀於天。俯察於地。遠取諸物。近取諸身之言。不覺喟然興歎曰。天地萬物。俱有眞理。觀物察理。乃見本原。夫水有源木。有根。天地人物之有一大主。可弗識而尊親之乎。易亦云。乾元統天。爲君爲父。又言帝出乎震。紫陽氏解之以爲帝者。天之主宰。然則天主之義。不自利先生剏矣。則此天主實義

之理亦并非新奇。迥異於二氏之誕妄。蓋二氏不知認主。而以人爲神。敬之如主。尊之勝於君父。忘其大本大原。背其聖經賢傳。良可哀也。利先生學術。一本真元。譚天之所以爲天。甚晰。睹世之佞佛忘本者。不勝惻然。遂昌言論斷。原本師說。演爲天主實義十篇。用以訓善防惡。其言曰。人知事其父母。而不知天主之爲大父母也。人知國家有正統。而不知

天主統天之爲大正統也不事親不可爲子。
不識正統不可爲臣。不事天主不可爲人。而
尤懃懇于善惡之辯。祥殃之應。具論萬善未
備。不謂純善。纖惡累性。亦謂濟惡。爲善若登。
登天福堂。作惡若墜。墜地冥獄。大約使人悔
過徙義。遏欲全仁。念本始而惕降。監綿顧畏。
而適澡雪。以庶幾無獲戾于皇天大主。彼其
梯航琛贄。自古不與中國相通。初不聞有所

謂義文周孔之教。故其爲說亦初不襲吾濂洛關閩之解。而特於小心昭事大旨。乃與經傳所紀如券斯合。獨是天堂地獄。拘者未信。要於福善禍淫。儒者恒言。察乎天地。亦自實理。舍善逐惡。比於厭康莊而陟崇山。浮漲海。亦何以異。苟非赴君父之急。關忠孝之大。或告之以虎狼蛟鱷之患。而弗信也。而必欲投身試之。是不亦冥頑弗靈甚哉。臨女無貳原。

自心性實學。不必疑及禍福。若以懲愚儆惰。則命討遏揚。合存是義。訓俗立教。固自苦心。嘗讀其書。往往不類近儒。而與上古素問。周髀。考工。漆園。諸編。默相勘印。顧粹然不詭於正。至其檢身事心。嚴翼匪懈。則世所謂臯比。而儒者未之或先。信哉。東海西海。心同理同。所不同者。特言語文字之際。而是編者出。則同文雅化。又已爲之前茅。用以鼓吹休明。贊

教厲俗。不爲偶然。亦豈徒然。固不當與諸子
百家同類而視矣。余友汪孟樸氏。重刻於杭。
而余爲僭弁數語。非敢炫域外之書。以爲聞
所未聞。誠謂共戴皇皇。而欽崇要義。或亦有
習聞而未之用力者。於是省焉。而存心養性
之學。當不無裨益云爾。

萬曆疆圉叶治之歲。日躔在心浙西。後學李
之藻盥手謹序。

天主實義序

天主實義。大西國利子。及其鄉會友。與吾中國人問答之詞也。○天主何。天地人物之上主也。實云者。不空也。吾國六經四子。聖聖賢賢。有曰。臨下有赫。曰。監觀四方。曰。小心昭事。夫誰以爲空空之說。漢明白天竺得之。好事者曰。孔子嘗稱西方聖人。殆謂佛與。相與鼓煽其說。若出吾六經上。烏知天

竺中國之西。而大西。又天竺之西也。佛家

西竊閉他臥刺

名人

勸誘愚俗之言。而衍之

爲輪迴。中竊老氏芻狗萬物之說。而衍之
爲寂滅。一切塵芥六合。直欲超脫之。以爲
高。中國聖遠言湮。鮮有能服其心而障其
勢。且或內樂悠閒虛靜之便。外慕汪洋宏
肆之奇。前厭馳騁名利之勞。後懾沉淪六
道之苦。古倦極呼天。而今呼佛矣。古祀天

地社稷山川祖禰而今祀佛矣。古學者敬
畏昭事而今念佛作佛矣。古仕者寅亮天
工不敢自暇自逸以瘵萬民而今大隱居
朝逃禪出世矣。夫佛天竺之君師也。吾國
自有君師三皇五帝三王周公孔子及我
太祖以來皆是也。彼君師侮慢而駕說于其
上。吾君師欽若而立極于其下。彼國從之
無責爾。吾舍所學而從彼何居。程子曰。儒

者本天釋氏本心。師心之與法天。有我無
我之別也。兩者足以定志矣。是書也。歷引
吾六經之語。以証其實。而深詆譚空之誤。
以西政西。以中化中。見謂人之棄人倫。遺
事物。猥言不著不染。要爲脫輪迴也。乃輪
迴之誕明甚。其畢智力于身謀。分町畦于
膜外。要爲獨親其親。獨子其子也。乃乾父
之爲公。又明甚。語性。則人大異于禽獸。語

學則歸于爲仁。而始于去欲。時亦或有吾國之素所未聞。而所嘗聞而未用力者。十居九矣。利子周遊八萬里。高測九天。深測九淵。皆不爽毫末。吾所未嘗窮之形象。既已窮之。有確據。則其神理。當有所受。不誣也。吾輩卽有所存。而不論論而不議。至所嘗聞而未用力者。可無憬然悟。惕然思。孜孜然而圖乎。愚生也。晚足不徧闡域。識不

越井天。第日擊空譚之弊。而樂夫人之譚
實也。謹題其端。與明達者共繹焉。

萬歷二十九年孟春穀旦後學馮應京謹

序

天主實義引

平治庸理。惟竟於一。故賢聖勸臣以忠。忠也者。無二之謂也。五倫甲乎君。君臣爲三綱之首。夫正義之士。此明此行。在古昔。值世之亂。羣雄分爭。眞主未決。懷義者。莫不深察正統所在焉。則奉身殉之。罔或與易也。邦國有主。天地獨無主乎。國統於一。天地有二主乎。故乾坤之原。造化之宗。君子不可不識而仰思。

焉。人流之抗罔無罪不犯巧奪人世。猶未鑿足。至於圖僭○天主之位。而欲越居其上。惟天主高不可梯升。人欲難遂。因而謬布邪說。欺誑細民。以泯沒○天主之跡。妄以福利許人。使人欽崇而祭祀之。蓋彼此皆獲罪於天主。所以天主降災。世世以重也。而人莫思其故。哀哉。哀哉。豈非認偷爲主者乎。聖人不。出醜類胥煽。誠實之理。幾於銷滅矣。竇也。從

幼出鄉。廣游天下。視此厲毒。無陬不及。意中國堯舜之氓。周公仲尼之徒。大理天學。必不能移而染焉。而亦間有不免者。竊欲爲之一證。復惟遐方孤旅。言語文字。與○中華異。口手不能開動。矧材質鹵莽。恐欲昭而彌暝之。鄙懷久有慨焉。二十餘年。旦夕瞻天泣禱。仰惟○天主矜宥生靈。必有開曉匡正之日。忽承二三友人見示。謂雖不識正音。見偷不

聲。固爲不可。或傍有仁惻。矯毅聞聲。興起攻之。竇乃述答中士下問吾儕之意。以成一帙。嗟嗟。愚者以目所不睹之爲無也。猶瞽者不見天。不信天有日也。然日光實在。目自不見。何患無日。○天主道在人心。人自不覺。又不欲省。不知天之主宰。雖無其形。然全爲目。則無所不見。全爲耳。則無所不聞。全爲足。則無所不到。在肖子如父母之恩也。在不肖如憲

判之威也。凡爲善者必信有○上尊者。理夫世界若云無是尊。或有而弗預人事。豈不塞行善之門。而大開行惡之路也乎。人見霹靂之響。徒擊枯樹。而不卽及於不仁之人。則疑上無主焉。不知天主報咎。恢恢不漏。遲則彌重耳。顧吾人欽若○上尊。非特焚香祭祀。在常想萬物原父。造化大功。而知其必至智。以營此。至能以成此。至善以備此。以致各物萬

類所需都無缺欠。始爲知大倫者云。但其理
隱而難明。廣博而難盡知。知而難言。然而不
可不學。雖知○天主之寡。其寡之益尙勝於
知他事之多。願觀實義者。勿以文徵而徵
天主之義也。若夫○天主天地莫載。小篇孰
載之。

萬歷三十一年歲次癸卯七月既望 利

天主實義上卷目錄

首篇論天主始制天地萬物而主宰安養之 見一張

人能推理別于禽獸

天地有主宰以理數端徵之

一以良能徵

一以天動徵

一以鳥獸作動徵

一以物不能自成徵

一以物次序安排徵

一以物始生傳類徵

天主無始無終

天主如何生萬物

物之所以然有四

天主爲物宗之所以然

天主惟一尊

天主無窮難測

天主本性超越萬物之品

第二篇解釋世人錯認天主

見八張

三教以何爲務

辯佛老空無之說

太極之論

物宗品有二自立者依賴者

太極與理不能爲物之原

上包下有三般

天主無形精德包含萬物性理

天主卽經言上帝非玉皇真武上帝

天地不可爲主宰

以天稱呼天主何義

第三篇論人魂不滅大異禽獸

見十五張

現世人比禽獸爲苦

世人迷于世慾

現世不過爲人暫居

佛氏天堂地獄之說與主教大異

人靈魂永存不滅

魂有三品草木禽獸及人魂

人魂與草木禽獸魂所以不同

形物殘滅之由

人靈魂屬神而無形與禽獸異以理六端徵之

一以靈魂爲身之主徵

二以人有形神兩性徵

三以人愛惡無形之事徵

四以人有無形之念想徵

五以人欲悟二司之無形所屬徵

六以人之知無限能反觀諸己徵

靈魂不滅以數端徵之

一以人心欲傳善名于後世徵

二以人心願常生徵

三以現世物不充滿人心徵

四以人人皆怕死徵

五以現世不能盡善惡之報徵

辯人魂散滅之說

第四篇辯釋鬼神及人魂異論而解天下萬物不可謂一體

見二十四張

以古經古禮徵有鬼神

辯鬼神之異說

目不見不可以爲無

辯人死後其魂在家之說

氣非鬼神

鬼神體物與靈魂在人各有分別

鳥獸性與人性不同

以何分別物類

以外貌像不可別物類

氣非生活之本

鬼神無柄世之專權

物與主宰不可爲一體

天主造物全能以無爲有

天主非物內本分

天主無使用其物如匠者用器械

物性善精者謂天主之迹

物之所以然如何在于本物

天主無所不在

分別名同

萬物一體乃寓言非真一體

仁施及遠

物性以多不同爲美

各物本行不宜混

天主實義下卷目錄

第五篇辯排輪迴六道戒殺生之謬說而揭齋素正志

見三十八張

輪迴起自閉他臥刺釋氏竊之

以數端理辯輪迴

一現世人不記前世之事

魔鬼附人及獸誑人

二今禽獸魂與古禽獸魂無異

三輪迴亂三魂之通論

四人之體態與禽獸不同

五惡人魂變獸不可爲惡人之刑

六輪迴廢農事畜用亂人倫

天主生禽獸等物皆爲人養用

毒虫虎狼等雖害外人實益內人

因我逆天主物始亦逆我

無禁殺鳥獸但宜用之有節

禁殺生大有損于牧性

齋有三志一志痛悔補罪

二志爲寡慾

三志助人脩德

齋必與其人相稱

第六篇釋解意不可滅并論死後必有天堂地獄之賞罰以報

世人所爲善惡

見四十八張

辯君子爲善無意之說

善惡由意之邪正無意則無善惡

辯老莊勿爲勿意勿辯之說

無意是如草木金石

老莊屏意之故

金石草木禽獸無意之解

善惡是非從心內之意爲定

善者成乎全惡者成于一

正意爲善行正勿行邪

行當行之事意益高善益精

聖人以賞罰勸善沮惡

利害有三等身與財名聲之利害

利不可言乃悖義者耳

當預防未來先謀未逮

圖死後之事豈得爲遠

現世人事如演戲

行善正意有三上中下

惡者惡惡因懼刑善者惡惡因愛德

天主至尊至善自當敬自當愛

本世之報甚微不足

善惡之報歸于其子孫否

理之所見真于肉眼

以數端理証天堂地獄之說

一端人心所向惟在全福

二端天主不徒然賦人無窮好之願

現世賞罰不盡善惡之報

天主報應無私

善惡之報亦有現世乎

現世有善人貧賤有惡人富貴緣由

中國古經傳亦有天堂地獄之說否

先善後惡者先惡後善者死後何如

弗信天堂地獄之理決非君子

天堂之樂無限地獄之苦無窮

天堂之樂以待仁者

第七篇論人性本善而述天主門士正學

見六十一張

率性解論

人性解說

率性何爲善何爲不善

人性能行善惡不可謂性本有惡

功罪皆由人自願而生

性之善爲良善德之善爲習善

人心始生如素簡

德乃神性之寶服

天主生我能勤于德而反自棄咎將誰歸

知德之道理而不行則倍其愆

所謂成己乃成本形之神體

人內司有三解說

學道要識其向往

明德之要在躬行喻人

先去惡而後能致善

欲剪惡興善須逐日省察

改惡之要惟在深悔

愛天主萬物之上愛人如己斯二者爲諸德之全備

交接人必信其有實據之言

愛情爲諸情之主爲諸行動之原

愛天主之效莫誠乎愛人

仁之理在愛其得善之美非愛得其善爲己有

人雖惡亦有可愛之處

天主賜我形神兩備宜兼用二者以事之

天主經不過欽崇天主恩德而讚美之

人意易疲不能自勉而脩

天地惟有一主正教惟有一教

天主知能無限無外爲而成

釋氏之經多有虛誕

佛神諸像何從而起

有焚禱神佛者或致感應否

廟宇多神之怪像

辯三教歸一之說

天主正道惟一

第八篇總舉大西俗尙而論其傳道之士所以不娶之意并釋

天主降生西士來由

見七十四張

教化王係何等之位

耶穌會士以講學勸善爲務

絕色之難自願者違之

耶穌會士不婚之緣由

行道者不婚多有便處

辯解無後不孝之說

不孝之極有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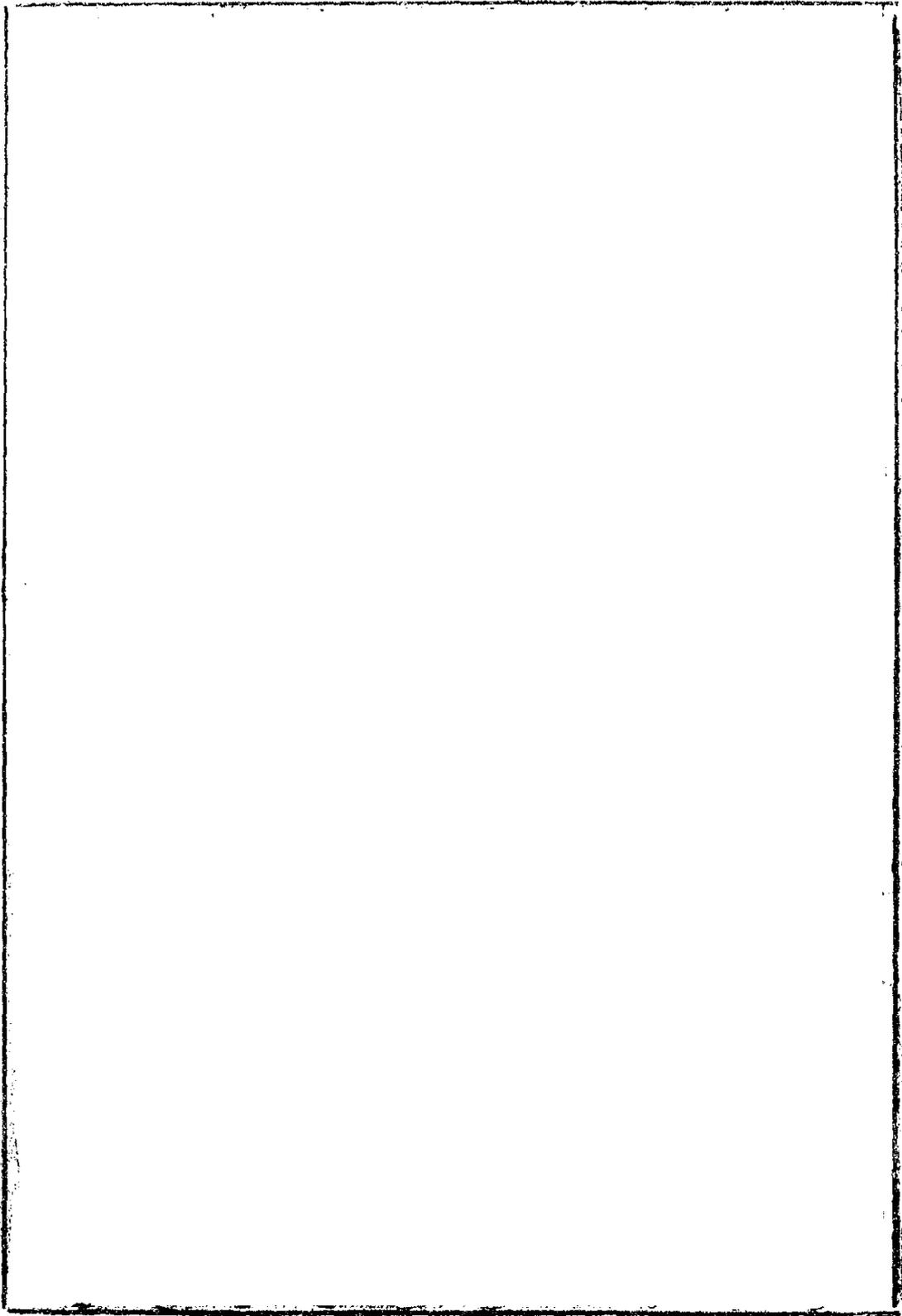
天主國君家君爲三父逆之者不孝

天主乃大公之父無上共君

開闢初人之好處

遠西稱爲聖人以何爲切要

耶穌在世以何效驗証爲天主



天主實義上卷

耶穌會士利瑪竇述

首篇論天主始制天地萬物而主宰安養之

中士曰。夫修己之學。世人崇業。凡不欲徒稟生命與食彙等者。必於是殫力焉。修己功成。始稱君子。他拔雖隆。終不免小人類也。成德乃真福祿。無德之幸。誤謂之幸。實居其患耳。世之人。路有所至而止。所以繕其路。非爲其路。乃爲其路所至而止也。吾所修己之道。將奚所至歟。本世所及。雖已畧明死後之事。未知何如。聞先生周流天下。傳授天主經旨。迪人爲善。願領大教。西士曰。賢賜顧。不識欲問天主何情何事。中士曰。聞尊教道淵而旨玄。不能以片言悉。但貴國惟崇奉天主。謂其始制乾坤人物而主宰安養之者。愚

生未習聞。諸先正未嘗講。幸以誨我。西士曰。此天主教。非一人一家。一國之道。自西徂東。諸大邦咸習守之。聖賢所傳。自天主開闢天地。降生民物。至今經傳授受。無容疑也。但貴邦儒者鮮適他國。故不能明吾域之文語。諸其人物。吾將譯天主之公教。以徵其爲真教。姑未論其尊信者之衆且賢。與其經傳之所云。且先舉其所據之理。凡人之所以異於禽獸。無大乎靈才也。靈才者。能辯是非。別真僞。而難欺之以理之所無。禽獸之愚。雖有知覺運動。差同于人。而不能明達先後內外之理。緣此。其心但圖飲啄。與夫得時匹配。孳生厥類云耳。人則超拔萬類。內稟神靈。外觀物理。察其末而知其本。視其固然而知其所以然。故能不辭今世之苦勞。以專精修道。圖身後萬世之安樂也。靈才所顯。不能強之以殉。夫不真者。

凡理所真是。我不能不以爲真是。理所僞誕。不能不以爲僞誕。斯于人身。猶太陽於世間。普遍光明。捨靈才所是之理而殉他人之所傳。無異乎尋覓物。方遮日光而持燈燭也。今子欲聞天主教原。則吾直陳此理以對。但仗理剖析。或有異論。當悉折辯。勿以誕我此論。天主正道公事也。不可以私遜廢之。中士曰。茲何傷乎。鳥得羽翼以翔山林。人稟義理以窮事物。故論惟尙理焉耳。理之體用廣甚。雖聖賢亦有所不知焉。一人不能知。一國或能知之。一國不能知。而千國之人或能知之。君子以理爲主。理在則順。理不在則拂。誰得而異之。西士曰。子欲先詢所謂始制作天地萬物。而時主宰之者。予謂天下莫著明乎是也。人誰不仰目觀天。觀天之際。誰不默自嘆曰。斯其中必有主之者哉。夫即天主。吾西國所稱。陡斯

是也。茲爲子特揭二三理端以證之。其一曰。吾不待學之能爲良能也。今天下萬國各有自然之誠情。莫相告諭。而皆敬一上尊。被難者籲哀望救。如望慈父母焉。爲惡者捫心警懼。如懼一敵國焉。則豈非有此達尊。能主宰世間人心。而使之自能尊乎。其二曰。物之無魂無知覺者。必不能于本處所。自有所移動。而中度數。使以度數動。則必藉外靈才以助之。設汝懸石於空。或寘水上。石必就下。至地方止。不能復動。緣夫石自就下。水之與空。非石之本處所故也。若風發于地。能於本處自動。然皆隨發亂動。動非度數。至如日月星辰。並麗于天。各以天爲本處所。然實無魂無知覺者。今觀上天自東運行。而日月星辰之天自西循逆之。度數各依其則。次舍各安其位。曾無纖忽差忒焉者。倘無尊主幹旋主宰其間。能免

無悖乎哉。譬如舟渡江海。上下風濤而無覆蕩之虞。雖未見人亦知一舟之中。必有掌舵智工。撐駕持握。乃可安流平渡也。其三曰。物雖本有知覺。然無靈性。其或能行靈者之事。必有靈者爲引動之。試觀鳥獸之類。本冥頑不靈。然饑知求食。渴知求飲。畏矰繳而薄青冥。警網罟而潛山澤。或吐哺或跪乳。俱以保身孽子。防害就利。與靈者無異。此必有尊主者默教之。纔能如此也。譬如觀萬千箭飛過於此。每每中鵠。我雖未見張弓亦識必有良工發箭。乃可無失中云。中士曰。天地間物至煩至賾。信有主宰。然其原製造化萬物。何以徵也。西士曰。大凡世間許多事情。宰於造物理似有二。至論物初原主。絕無二也。雖然。再將二三理解之。其一曰。凡物不能自成。必須外爲者以成之。樓臺房屋不能自起。恒成於工匠之

手。知此則識天地不能自成。定有所爲制作者。卽吾所謂天主也。譬如銅鑄小毬。日月星宿山海。萬物備焉。非巧工鑄之。銅能自成乎。况其天地之體之大。晝夜旋行。日月揚光。辰宿布象。山生草木。海育魚龍。潮水隨月。其間員首方趾之民。聰明出于萬品。誰能自成。如有一物能自作己。必宜先有一己以爲之作。然既已有己。何用自作。如先初未始有己。則作己者。必非己也。故物不能自成也。其二曰。物本不靈而有安排。莫不有安排之者。如觀宮室。前有門。以通出入。後有園以種花果。庭在中間。以接賓客。室在左右。以便寢臥。楹柱居下。以負棟梁。茅茨置上。以蔽風雨。如此乎處置協宜。而後主人安居之。以爲快。則宮室必由巧匠營作。而後能成也。又觀銅鑄之字。本各爲一字。而能接續成句。排成一篇文章。苟非明

儒安置之。何得自然偶合乎。因知天地萬物咸有安排一定之理。有質有文。而不可增減焉者。夫天高明上覆。地廣厚下載。分之爲兩儀。合之爲宇宙。辰宿之天高乎日月。日月之天包乎火。火包乎氣。氣浮乎水土。水行於地。地居中處。而四皆錯行。以生昆蟲草木。水養龜鼈蛟龍魚鼈。氣育飛禽走獸。火煖下物。吾人生於其間。秀出等夷。靈超萬物。稟五常以司衆類。得百骨以立本身。目視五色。耳聽五音。鼻聞諸臭。舌啖五味。手能持。足能行。血脉五藏全。養其生。下至飛走鱗介諸物。爲其無靈性。不能自置所用。與人不同。則生而或得毛。或得羽。或得鱗。或得介。等當衣服。以遮蔽身體也。或具利爪。或具尖角。或具硬蹄。或具長牙。或具強嘴。或具毒氣。等當兵甲。以敵其所害也。且又不待教而識其傷我與否。故雞鴨

避鷹。而不避孔雀。羊忌豺狼。而不忌牛馬。非鷹與豺狼滋巨。而孔雀與牛馬滋小也。知其有傷與無傷異也。又下至一草一木。爲其無知覺之性。可以護己。及以全果種。而備鳥獸之累。故植而或生刺。或生皮。或生甲。或生絮。皆生枝葉以圍蔽之。吾試忖度。此世間物。安排布置。有次有常。非初有至靈之主。賦予其質。豈能優游於宇下。各得其所哉。其三曰。吾論衆物所生形性。或受諸胎。或出諸卵。或發乎種。皆非由己制作也。且問胎卵種。猶然一物耳。又必有所以爲始生者。而後能生他物。果於何而生乎。則必須推及每類初宗。皆不在於本類能生。必有元始特異之類。化生萬類者。即吾所稱天主是也。中士曰。萬物既有所生之始。先生謂之天主。敢問此天主由誰生歟。西士曰。天主之稱。謂物之原。如謂有所由生。則

非天主也。物之有始有終者。鳥獸草木是也。有始無終者。天地鬼神及人之靈魂是也。天主則無始無終。而爲萬物始焉。爲萬物根柢焉。無天主則無物矣。物由天主生。天主無所由生也。中士曰。萬物初生。自天主出。已無容置喙矣。然今觀人從人生。畜從畜生。凡物莫不皆然。則似物自爲物。於天主無關者。西士曰。天主生物。乃始化生物類之諸宗。既有諸宗。諸宗自生。今以物生物。如以人生人。其用人。用天。則生人者。豈非天主。譬如鋸鑿。雖能成器。皆由匠者使之。誰曰成器。乃鋸鑿。非匠人乎。吾先釋物之所以然。則其理自明。試論物之所以然。有四焉。四者維何。有作者。有模者。有質者。有爲者。夫作者造其物。而施之爲物也。模者狀其物。置之於本倫。別之於他類也。質者物之本來體質。所以受模者也。爲者定物之

所向所用也。此於工事俱可觀焉。譬如車然。輿人爲作者。軼轍爲模者。樹木料爲質者。所以乘於人爲爲者。於生物亦可觀焉。譬如火然。有生火之原火爲作者。熱乾氣爲模者。薪柴爲質者。所以燒煮物爲爲者。天下無有一物不具此四者。四之中其模者質者。此二者在物之內。爲物之本分。或謂陰陽是也。作者爲者。此二者在物之外。超於物之先者也。不能爲物之本分。吾按天主爲物之所以然。但云作者爲者。不云模者質者。蓋天主渾全無二。胡能爲物之分乎。至論作與爲之所以然。又有近遠公私之別。公遠者大也。近私者其小也。天主爲物之所以然。至公至大。而其餘之所以然。近私且小。私且小者必統于大者公者。夫雙親爲子之所以然。稱爲父母。近也。私也。使無天地覆載之安得產其子乎。使無天主掌

握天地。天地安能生育萬物乎。則天主固無上。至大之所以然也。故吾古儒以爲所以然之初所以然。中士曰。宇內之物。衆而且異。竊疑所出必爲不一。猶之江河所發。各別有源。今言天主惟一。敢問其理。西士曰。物之私根原。固不一也。物之公本。主則無二焉。何者。物之公本。主乃衆物之所從出。備有衆物德性。德性圓滿超然。無以尙之。使疑天地之間。物之本主有二尊。不知所云二者。是相等乎。否乎。如非相等。必有一微。其微者。自不可謂公尊。其公尊者。大德成全。蔑以加焉。如曰相等。一之已足。何用多乎。又不知所云二尊能相奪滅否。如不能相滅。則其能猶有窮限。不可謂圓滿。至德之尊主。如能奪滅。則彼可以被奪滅者。非天主也。且天下之物。極多極盛。苟無一尊維持調護。不免敗壞。如作樂大成。苟無太師。

集衆小成。完音亦幾絕響。是故一家止有一長。一國止有一君。有二則國家亂矣。一人止有一身。一身止有一首。有二則怪異甚矣。吾因是知乾坤之內。雖有鬼神多品。獨一有天主。始制作天地人物。而時主宰存安之。子何疑乎。中士曰。耳聆至教。蓋信天主之尊。眞無二上。雖然。願竟其說。西士曰。天下至微虫如蟻。人不能畢達其性。矧天主至大至尊者。豈易達乎。如人可以易達。亦非天主矣。古有一君欲知天主之說。問於賢臣。賢臣答曰。容退三日思之。至期又問答曰。更六日方可對。如是已六日。又求十二日以對。君怒曰。汝何戲。答曰。臣何敢戲。但天主道理無窮。臣思日深。而理日微。亦猶瞪目仰瞻太陽。益觀益昏。是以難對也。昔者又有西士聖人。名謂曠梧斯悌諾。欲一槩通天主之說。而書之於冊。一日浪遊海

濱心正尋思。忽見一童子掘地作小窩。手執蠓殼。汲海水灌之。聖人曰。子將何爲。童子曰。吾欲以此殼盡汲海水。傾入窩中也。聖人笑曰。若何甚愚。欲以小器竭大海。入小窩。童子曰。爾旣知大海之水。小器不可汲。小窩不盡容。又何爲勞心焦思。欲以人力竟天主之大義。而入之微冊耶。語畢不見。聖人亦驚悟。知爲天主命神以警戒之也。蓋物之列於類者。吾因其類。考其異同。則知其性也。有形聲者。吾視其容色。聆其音響。則知其情也。有降制者。吾度量自。此界至彼界。則可知其體也。若天主者。非類之屬。超越衆類。比之於誰類乎。旣無形聲。豈有迹可入而達乎。其體無窮。六合不能爲邊際。何以測其高大之倪乎。庶幾乎舉其情性。則莫若以非者。無者。舉之。苟以是以有。則愈遠矣。中士曰。夫極是極有者。亦安得以

非以無聞之。西士曰。人器之陋。不足以盛天主之巨理也。惟知物有卑賤。天主所非是。然而不能窮其所爲尊貴也。惟知事有缺陷。天主所無有。然而不能稽其所爲全長也。今吾欲擬指天主何物曰。非天也。非地也。而其高明博厚。較天地猶甚也。非鬼神也。而其神靈。鬼神不啻也。非人也。而遐邁聖睿也。非所謂道德也。而爲道德之源也。彼寔無往無來。而吾欲言其以往者。但曰無始也。欲言其以來者。但曰無終也。又推而意其體也。無處可以容載之。而無所不盈充也。不動而爲諸動之宗。無手無口。而化生萬森。教諭萬生也。其能也。無毀無衰。而可以無之爲有者。其知也。無昧無謬。而已往之萬世以前。未來之萬世以後。無事可逃其知。如對目也。其善純備無滓。而爲衆善之歸宿。不善者雖微。而不能爲之累也。其

恩惠廣大。無壅無塞。無私無類。無所不及。小虫細介亦被其澤也。夫乾坤之內。善性善行無不從天主稟之。雖然比之于本原。一水滴於滄海不如也。天主之福德。隆盛滿圓。洋洋優優。豈有可以增。豈有可以減者哉。故江海可盡。沙可計數。宇宙可充實。而天主不可全明。况竟發之哉。中士曰。嘻。豐哉。論矣。釋所不能釋。窮所不能窮矣。某聞之而始見大道。以歸大元矣。願進而及終。今日不敢復瀆。詰朝再請也。西士曰。子自聰睿。聞寡知多。余何力焉。然知此論。則難處已平。要基已安。餘工可易立矣。

第二篇。解釋世人錯認天主

中士曰。玄論。飫耳醉心。終夜思之。忘寢。今再承教。以竟心惑。吾中國有三教。各立門戶。老氏謂物生於無。以無爲道。佛氏謂色由空。

出。以空爲務。儒謂易有太極。故惟以有爲宗。以誠爲學。不知尊旨
誰是。西士曰。二氏之謂曰無。曰空。於天主理大相刺謬。其不可崇
尙明矣。夫儒之謂曰有。曰誠。雖未盡聞其釋。固庶幾乎。中士曰。吾
國君子亦痛斥二氏深爲恨之。西士曰。恨之不如辯之。以言辯之
不如析之以理。二氏之徒。並天主教大父所生。則吾弟兄矣。譬吾弟
病狂顛倒怪誕。吾爲兄之道。恤乎恨乎。在以理喻之而已。余嘗博
覽儒書。往往憾嫉二氏。夷狄排之。謂斥異端。而不見揭一鉅理以
非之。我以彼爲非。彼亦以我爲非。紛紛爲訟。兩不相信。千五百餘
年。不能合一。使互相執理以論辯。則不言而是非審。三家歸一耳。
西鄉有諺曰。堅繩可繫牛角。理語能服人心。敝國之鄰方。上古不
止三教。纍纍數千百枝。後爲我儒以正理辯喻。以善行嚙化。今惟

天主一教是從。中士曰。正道惟一耳。烏用衆。然佛老之說。持之有故。凡物先空後實。先無後有。故以空無爲物之原似也。西士曰。上達以下學爲基。天下以實有爲貴。以虛無爲賤。若所謂萬物之原。貴莫尙焉。奚可以虛無之賤當之乎。况已之所無。不得施之於物。以爲有。此理明也。今日空曰無者。絕無所有於己者也。則胡能施有性形。以爲物體哉。物必誠有。方謂之有物焉。無誠則爲無物。設其本原無實無有。則是并其所出物者無之也。世人雖神聖。不得以無物爲有。則彼無者空者。亦安能以其空無。爲萬物有。爲萬物實哉。試以物之所以然觀之。旣謂之空無。則不能爲物之作者。模者質者爲者。此於物尙有何着歟。中士曰。聞教固當。但謂物者。先無而後有。是或一道也。西士曰。有始之物。曰。先無而後有。可也。無

始之物。非所論矣。無始者無時不有。何時先無焉。特分而言之。謂每物先無後有可耳。若總而言之。則否也。譬如某人未生之先。果無某人。既生而後有也。然未生某人之先。却有某人之親以生之。天下之物莫不皆然。至其渾無一物之初。是必有天主開其原也。中士曰。人人有是非之心。不通此理。如失本心。寧聽其餘誕哉。借如空無者。非人非神。無心性。無知覺。無靈才。無仁義。無一善足嘉。卽草木至卑之物。猶不可比。而謂之萬物之根本。其義誠悖。但吾聞空無者。非真空無之謂。乃神之無形無聲者耳。則于天主何異焉。西士曰。此屈於理之言。請勿以斯稱天主也。夫神之有性有才。有德。較吾有形之彙。益精。益高。其理益寔。何得特因無此形。隨謂之無。且虛乎。五常之德。無形無聲。孰謂之無哉。無形者之於無也。

隔霄壤矣。以此爲教。非惟不能昭世。愈滋惑矣。中士曰。吾儒言太極者是乎。西士曰。余雖末年入中華。然竊視古經書不怠。但聞古先君子。敬恭于天地之主宰。未聞有尊奉太極者。如太極爲主宰。萬物之祖。古聖何隱其說乎。中士曰。古者未有其名。而實有其理。但圖釋未傳耳。西士曰。凡言與理相合。君子無以逆之。太極之解。恐難謂合理也。吾視夫無極而太極之圖。不過取奇偶之象言。而其象何在。太極非生天地之實。可知已。天主之理。從古實傳至今。全備無遺。而吾欲誌之于冊。傳之于他邦。猶不敢不揭其理之所憑。况虛象無實理之可依耶。中士曰。太極非他物。乃理而已。如以全理爲無理。尙有何理之可謂。西士曰。嗚呼。他物之體態不歸于理。可復將理。以歸正議。若理之本體。定而不以其理。又將何以理。

之哉。吾今先判物之宗品。以置理於本品。然後明其太極之說。不能爲萬物本原也。夫物之宗品有二。有自立者。有依賴者。物之不特別體以爲物。而自能成立。如天地鬼神人鳥獸草木金石四行。等是也。斯屬自立之品者。物之不能立。而託他體以爲其物。如五常五色五音五味七情等是也。斯屬依賴之品者。且以白馬觀之。曰白曰馬。馬乃自立者。白乃依賴者。雖無其白。猶有其馬。如無其馬。必無其白。故以爲依賴也。比斯兩品。凡自立者先也。貴也。依賴者後也。賤也。一物之體。惟有自立。一類若其依賴之類。不可勝窮。如人一身。固爲自立。其間情聲貌色彝倫等類。俱爲依賴。其類甚多。若太極者。止解之以所謂理。則不能爲天地萬物之原矣。蓋理亦依賴之類。自不能立。曷立他物哉。中國文人學士講論理者。只

謂有二端。或在人心。或在事物。事物之情。合乎人心之理。則事物方謂真實焉。人心能窮彼。在物之理。而盡其知。則謂之格物焉。據此兩端。則理固依賴。奚得爲物原乎。二者皆在物後而後。豈先者之原。且其初無一物之先。渠言必有理存焉。夫理在何處。依屬何物乎。依賴之情。不能自立。故無自立者以爲之託。則依賴者了無矣。如曰。賴空虛耳。恐空虛非足賴者。理將不免于偃墮也。試問盤古之前。既有理在。何故閑空不動而生物乎。其後誰從激之使動。况理本無動靜。况自動乎。如曰。昔不生物。後乃願生物。則理豈有意乎。何以有欲生物。有欲不生物乎。中士曰。無其理則無其物。是故。我周子信理爲物之原也。西士曰。無子則無父。而誰言子爲父之原乎。相須者之物情。恒如此。本相爲有無者也。有君則有臣。無

君則無臣。有物則有物之理。無此物之實。即無此理之實。若以虛理爲物之原。是無異乎佛老之說。以此攻佛老。是以燕伐燕。以亂易亂矣。今時實理不得生物。昔者虛理安得以生之乎。譬如今日有輿人於此。有此車理具于其心。何不卽動發一乘車。而必待有樹木之質。斧鋸之械。匠人之工。然後成車。何初之神奇能化天地之大而今之衰敝。不能發一車之小耶。中士曰。吾聞理者先生陰陽五行。然後化生天地萬物。故生物有次第焉。使於須臾生車。非其譬矣。西士曰。試問於子。陰陽五行之理。一動一靜之際。輒能生陰陽五行。則今有車理。豈不動而生一乘車乎。又理無所不在。彼既是無意之物。性必直遂。任其所發。自不能已。何今不生陰陽五行於此。孰禦之哉。且物字爲萬實總名。凡物皆可稱之爲物。太極

圖註云。理者非物矣。物之類多而均謂之物。或爲自立者。或爲依
賴者。或有形者。或無形者。理既非有形之物類。豈不得爲無形之
物品乎。又問理者靈覺否。明義者否。如靈覺明義。則屬鬼神之類。
曷謂之太極。謂之理也。如否。則天主鬼神。夫人之靈覺。由誰得之
乎。彼理者以己之所無。不得施之于物。以爲之有也。理無靈無覺。
則不能生靈。生覺請子察乾坤之內。惟是靈者生靈。覺者生覺耳。
自靈覺而。出不靈覺者。則有之矣。未聞有自不靈覺。而生有靈覺
者也。子固不踰母也。中士曰。靈覺爲有靈覺者所生。非理之謂。既
聞命矣。但理動而生陽。陽乃自然之靈覺。或其然乎。西士曰。反覆
論辯。難脫此理。吾又問彼陽者。何由得靈覺乎。此于自然之理。亦
大相悖。中士曰。先生謂天主無形無聲。而能施萬象有形有聲。則

太極無靈覺。而能施物之靈覺。何傷乎。西士曰。何不云。無形聲者。精也。上也。有形聲者。粗也。下也。以精上能施粗。下分不爲過。以無靈覺之粗。下爲施靈覺之精上。則出其分外遠矣。又云。上物能含下物。有三般焉。或窮然包下之體。如一丈載十尺。一尺載十寸之體是也。或渾然包下之性。如人魂混有禽獸魂。禽獸魂混有草木魂是也。或粹然包下之德。如天主含萬物之性。是也。夫天主之性。最爲全盛。而且穆穆焉。非人心可測。非萬物可比倫也。雖然。吾姑譬之。如一黃金錢。有十銀錢。及千銅錢價。所以然者。惟黃金之性。甚精。大異於銀銅之性。故價之幾倍如此。天主性。雖未嘗截然有萬物之情。而以其精德。包萬般之理。含衆物之性。其能無所不備也。雖則無形無聲。何難化萬象哉。理也者。則大異焉。是乃依賴之

類。自不能立。何能包含靈覺。爲自立之類乎。理卑於人。理爲物而非物。爲理也。故仲尼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如爾曰。理含萬物之靈。化生萬物。此乃天主也。何獨謂之理。謂之太極哉。中士曰。如此則吾孔子言太極何意。西士曰。造物之功盛也。其中固有樞紐矣。然此爲天主所立者。物之無原之原者。不可以理以太極當之。夫太極之理。本有精論。吾雖曾閱之。不敢雜陳其辨。或容以他書傳其要也。中士曰。吾國君臣自古迄今。惟知以天地爲尊敬之如父母。故郊社之禮以祭之。如太極爲天地所出。是世之宗考妣也。古先聖帝王臣祀典宜首及焉。而今不然。此知必太極之解非也。先生辯之最詳。于古聖賢無二意矣。西士曰。雖然。天地爲尊之說。未易解也。夫至尊無兩。惟一焉耳。曰天曰地。是二之也。吾國天主

即經言上帝。與道家所塑玄帝玉皇之像不同。彼不過一人脩居于武當山。俱亦人類耳。人惡得爲天地主耶。吾天主乃古經書所稱上帝也。中庸引孔子曰。郊社之禮以事上帝也。朱註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竊意仲尼明一之。以不可爲二。何獨省文乎。周頌曰。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又曰。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商頌云。聖敬日躋。昭假遲遲。上帝是祗。雅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易曰。帝出乎震。夫帝也者。非天之謂蒼天者。抱八方。何能出於一乎。禮云。五者備當。上帝其饗。又云。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湯誓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又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金縢周公曰。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上帝有庭。則不以蒼天爲上帝。可知歷觀。

古書。而知上帝與天主。特異以名也。中士曰。世人好古。惟愛古器。古文。豈如先生之據古理也。善教引人復古道焉。然猶有未諳者。古書多以天爲尊。是以朱註解帝爲天。解天惟理也。程子更加詳。曰。以形體謂天。以主宰謂帝。以性情謂乾。故云奉敬天地。不識如何。西士曰。更思之。如以天解上主得之矣。天者一大耳。理之不可爲物主宰也。昨已悉矣。天主之稱甚明。不容解。况妄解之哉。蒼蒼有形之天。有九重之析分。烏得爲一尊也。上主索之無形。又何以形之謂乎。天之形圓也。而以九層斷焉。彼或東或西。無頭無腹。無手無足。使與其神同爲一活體。豈非甚可笑訝者哉。况鬼神未嘗有形。何獨其最尊之神爲有形哉。此非特未知論人道。亦不識天文。及各類之性理矣。上天旣未可爲尊。况于下地。乃衆足所踏踐。

污穢所歸。寓安有可尊之勢。要惟此一天主。化生天地萬物。以存養人民。宇宙之間。無一物非所以育吾人者。吾宜感其天地萬物之恩。主加誠奉敬之可耳。可捨此大本大原之主。而反奉其役事吾者哉。中士曰。誠若是則。吾儕其猶有蓬之心也。夫大抵擡頭見天。遂惟知拜天而已。西士曰。世有智愚差等各別。中國雖大邦。諒有智亦不免有愚焉。以目可視爲有。以目不能視爲無。故但知事有色之天地。不復知有天地之主也。遠方之氓。忽至長安道中。驚見皇宮殿宇。巍峩巖巖。則施禮而拜曰。吾拜吾君。今所爲奉敬天地。多是拜宮闕之類也。智者乃能推見至隱。視此天地高廣之形。而遂知有天主。主宰其間。故肅心持志。以尊無形之先。天孰指茲蒼蒼之天。而爲欽崇乎。君子如或稱天地。是語法耳。譬若知府縣

者。以所屬府縣之名爲己稱。南昌太守稱謂南昌府。南昌縣大尹稱謂南昌縣。比此天地之主。或稱謂天地焉。非其以天地爲體也。有原主在也。吾恐人誤認此物之原主。而實謂之天主。不敢不辨。中士曰。明師論物之原始。既得其實。又不失其名。可知貴邦之論物理。非苟且踈畧之談。乃割開愚衷。不留疑處。天主之事。又加深篤。愧吾世儒彷彿要地。而詳尋他事。不知歸元之學。夫父母授我以身體髮膚。我固當孝君長。賜我以田里樹畜。使仰事俯育。我又當尊。矧此天主之爲大父母也。大君也。爲衆祖之所出。衆君之所命。生養萬物。奚可錯認而忘之。訓諭難悉。願以異日竟焉。西士曰。子所求。非利也。惟真道是問耳。大父之慈。將必佑講者以傳之。祐聽者以受之。吾子有問。吾敢不惟命。

第三篇論人魂不滅大異禽獸

中士曰。吾觀天地萬物之間。惟人最貴。非鳥獸比。故謂人參天地。又謂之小天地。然吾復察鳥獸。其情較人反爲自適。何者。其方生也。忻忻自能行動。就其所養。避其所傷。身具毛羽爪甲。不俟衣履。不待稼穡。無倉廩之積藏。無供爨之工器。隨食可以育生。隨便可以休息。嬉遊大造而嘗有餘閑。其間豈有彼我貧富尊卑之殊。豈有可否先後功名之慮。操其心哉。熙熙逐逐。日從其所欲爾矣。人之生也。母嘗痛苦。出胎赤身。開口先哭。似己自知生世之難。初生而弱。步不能移。三春之後。方免懷抱。壯則各有所役。無不苦勞。農夫四時反土于畎畝。客旅經年徧度于山海。百工勤動手足。士人晝夜劇神殫思焉。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者也。五旬之壽。五旬

之苦。至如一身疾病。何啻百端。嘗觀醫家之書。一目之病。三百餘名。况罄此全體。又可勝計乎。其治病之藥。大都苦口。卽宇宙之間。不拘大小虫畜。肆其毒。具能爲人害。如相盟詛。不過一寸之虫。足殘九尺之軀。人類之中。又有相害。作爲凶器。斷人手足。截人肢體。非命之死。多是人戕。今人猶嫌古之武器不利。則更謀新者益凶。故甚至盈野盈城。殺伐不已。縱遇太平之世。何家成全無缺。有財貨而無子孫。有子孫而無才能。有才能而身無安逸。有安逸而無權勢。則每自謂虧醜。極大喜樂。而爲小不幸。所泯蓋屢有之。終身多愁。終爲大愁。所承結。以至于死。身入土中。莫之能逃。故古賢有戒其子者。曰。爾勿欺己。爾勿昧心。人所競往。惟于墳墓。吾曹非生是乃常死。入世始起死。曰死則了畢已。月過一日。吾少一日。近墓

一步。夫此只訴其外苦耳。其內若誰能當之。凡世界之苦辛。爲眞苦辛。其快樂。爲僞快樂。其勞煩。爲常事。其娛樂。爲有數。一日之患。十載訴不盡。則一生之憂事。豈一生所能盡述乎。人心在此。爲愛惡忿懼四情所伐。譬樹在高山。爲四方之風所鼓。胡時得靜。或溺酒色。或惑功名。或迷財貨。各爲欲攪。誰有安本分而不求外者。雖與之四海之廣。兆民之衆。不止足也。愚矣。然則人之道。人猶未曉。况於他道。而或從釋氏。或由老氏。或師孔氏。而折斷天下之心。於三道也乎。又有好事者。另立門戶。載以新說。不久而三教之歧。必至於三千教而不止矣。雖自曰正道。正道。而天下之道。日益乖亂。上者陵下。下者侮上。父暴子逆。君臣相忌。兄弟相賊。夫婦相離。朋友相欺。滿世皆詐。詔誑誕。而無復眞心。嗚呼。誠視世民。如大洋間。

著風浪舟船壞溺。而其人蕩漾波心。沉浮海角。且各急于己難。莫肯相顧。或執碎板。或乘朽蓬。或持敗籠。隨手所值。緊操不捨。而相繼以死。良可惜也。不知天主何故生人于此患難之處。則其愛人。反似不如禽獸焉。西士曰。世上有如此患難。而吾癡心猶戀愛之。不能割。使有寧泰當何如耶。世態苦醜。至如此極。而世人昏愚。欲于是爲大業。闢田地。圖名聲。禱長壽。謀子孫。篡弒攻併。無所不爲。豈不殆哉。古西國有二聞賢。一名黑蠟。一名德牧。黑蠟恒笑。德牧恒哭。皆因視世人之逐虛物也。笑因譏之。哭因憐之耳。又聞近古一國之禮。不知今尙存否。凡有產子者。親友共至其門。哭而吊之。爲其人之生于苦勞世也。凡有喪者。至其門作樂賀之。爲其人之去勞苦世也。則又以生爲凶。以死爲吉焉。夫夫也。太甚矣。然而可

謂達現世之情者也。現世者非人世也。禽獸之本處所也。所以于
是反自得之餘也。人之在世不過暫次寄居也。所以于是不寧不
足也。賢友儒也。請以儒喻。今大比選試是日士子似勞。徒隸似逸。
有司豈厚徒隸而薄士子乎。蓋不越一日之事。而以定厥才品耳。
試畢門尊自尊。卑自卑也。吾觀天主亦置人于本世。以試其心。而
定德行之等也。故現世者。吾所僑寓。非長久居也。吾本家室不在
今世。在後世。不在人。在天。當于彼創大業焉。今世也。禽獸之世也。
故鳥獸各類之像。俯向於地。人爲天民。則昂首向順于天。以今世
爲本處所者。禽獸之徒也。以天主爲薄於人。固無恠耳。中士曰。如
言後世天堂地獄。便是佛教。吾儒不信。西士曰。是何語乎。佛氏戒
殺人。儒者亦禁人亂法殺人。則儒佛同歟。鳳凰飛。蝙蝠亦飛。則鳳

風。蠅。螞。蟻。同。歟。事。物。有。一。二。情。相。似。而。其。實。大。異。不。同。者。天。主。教。古。教。也。釋。氏。西。民。必。竊。聞。其。說。矣。凡。欲。傳。私。道。者。不。以。三。四。正。語。雜。入。其。誰。信。之。釋。氏。借。天。主。天。堂。地。獄。之。義。以。傳。己。私。意。邪。道。吾。傳。正。道。豈。反。置。弗。講。乎。釋。氏。未。生。天。主。教。人。已。有。其。說。修。道。者。後。世。必。登。天。堂。受。無。窮。之。樂。免。墮。地。獄。受。不。息。之。殃。故。知。人。之。精。靈。常。生。不。滅。中。士。曰。夫。常。生。而。受。無。窮。之。樂。人。所。欲。無。大。於。是。者。但。未。深。明。其。理。西。士。曰。人。有。魂。魄。兩。者。全。而。生。焉。死。則。其。魄。化。散。歸。土。而。魂。常。在。不。滅。吾。入。中。國。嘗。聞。有。以。魂。爲。可。滅。而。等。之。禽。獸。者。其。餘。天。下。名。教。名。邦。皆。省。人。魂。不。滅。而。大。殊。於。禽。獸。者。也。吾。言。此。理。子。試。虛。心。聽。之。彼。世。界。之。魂。有。三。品。下。品。名。曰。生。魂。即。草。木。之。魂。是。也。此。魂。扶。草。木。以。生。長。草。木。枯。萎。魂。亦。消。滅。中。品。名。曰。覺。魂。則。

禽獸之魂也。此能附禽獸長育。而又使之以耳目視聽。以口鼻啖嗅。以肢體覺物情。但不能推論道理。至死而魂亦滅焉。上品名曰靈魂。卽人魂也。此兼生魂覺魂。能扶人長養。及使人知覺物情。而又使之能推論事物。明辨理義。人身雖死。而魂非死。蓋永存不滅者焉。凡知覺之事。倚賴于身形。身形死散。則覺魂無所用之。故草木禽獸之魂。依身以爲本情。身歿而情魂隨之以殞。若推論明辨之事。則不必倚據于身形。而其靈自在。身雖歿。形雖渙。其靈魂仍復能用之也。故人與草木禽獸不同也。中士曰。何謂賴身與否。西士曰。長育身體之事。無身體則無所長育矣。視之以目。司焉。聽之以耳。司焉。嗅之以鼻。司焉。啖之以口。司焉。知覺物情。之以四肢。知覺焉。然而色不置目前。則不見色矣。聲不近于耳。則聲不聞矣。臭

近于鼻則能辨。遠則不辨也。味之鹹酸甘苦。入口則知。不入則不知也。冷熱硬軟合於身。我方覺之。遠之則不覺也。况聲同一耳也。聾者不聞。色同一目也。瞽者不見。故曰覺魂賴乎身。身死而隨熄也。若夫靈魂之本用。則不恃乎身焉。蓋恃身則爲身所役。不能擇其是非。如禽獸見可食之物。卽欲食。不能自己。豈復明其是非。人當飢餓之時。若義不可食。立志不食。雖有美味列前。不屑食矣。又如人身雖出遊在外。而此心一點。猶念家中。常有歸思。則此明理之魂。賴身爲用者哉。子欲知人魂不滅之緣。須悟世界之物。凡見殘滅。必有殘滅之者。殘滅之因。從相悖起。物無相悖。決無相滅。日月星辰麗于天。何所繫屬。而卒無殘滅者。因無相悖故也。凡天下之物。莫不以火氣水土四行相結以成。然火性熱乾。則背于水。水

性冷濕也。氣性濕熱。則背于土。土性乾冷也。兩者相對相敵。自必相賊。既同在相結一物之內。其物豈得長久和平。其間未免時相伐競。但有一者偏勝。其物必致壞亡。故此有四行之物。無有不泯滅者。夫靈魂則神也。於四行無關焉。孰從而悖滅之。中士曰。神誠無悖也。然吾烏知人魂爲神。而禽獸則否耶。西士曰。徵其實何有乎。理有數端。自悟則可釋疑也。其一曰。着形之魂。不能爲身之主。而恒爲身之所役。以就墮落。是以禽獸常行本欲之役。徇其情之所導。而不能自檢。獨人之魂。能爲身主。而隨吾志之所縱止。故志有專向。力卽從焉。雖有私欲。豈能違公理所令乎。則靈魂信專一。身之權屬于神者也。與有形者異也。其二曰。一物之生。惟得一心。若人則兼有二心。獸心人心是也。則亦有二性。一乃形性。一乃神

性也。故舉凡情之相背。亦由所發之性相背焉。人之遇一事也。且同一時也。而有兩念並興。屢覺兩逆。如吾或惑酒色。既似迷戀欲從。又復慮其非理。從彼謂之獸心。與禽獸無別。從此謂之人心。與天神相同也。人于一心一時一事。不得兩情相背並立。如目也。不能一時觀一物。而並不觀之也。如耳也。不能一時聽一聲。而並不聽之也。是以兩相悖之情。必由兩相背之心。兩相背之心。必由兩相背之性也。試嘗二江之水。一鹹一淡。則雖未見源泉。亦證所發不一矣。其三曰。物類之所好惡。恒與其性相稱焉。故着形之性。惟着形之事爲好惡。而超形之性。以無形之事爲愛惡。吾察萬生之情。凡禽獸所貪娛。惟味色四肢安逸耳已。所驚駭。惟飢勞四肢傷殘耳已。是以斷曰。此諸類之性不神。乃着形之性也。若人之所喜

惡。雖亦有形之事。然德善罪惡之事爲甚。皆無形者也。是以斷曰。人之性。兼得有形無形兩端者也。此靈魂之爲神也。其四曰。凡受事物者。必以受者之態受焉。譬如瓦器受水。器圓則所受之水圓。器方則所受之水方。世間所受無不如是。則人魂之神。何以疑乎。我欲明物。如以己心受其物焉。其物有形。吾必脫形而神之。然後能納之于心。如有黃牛于此。吾欲明其性體。則視其黃。曰。非牛也。乃牛色耳。聽其聲。曰。非牛也。乃牛聲耳。啖其肉味。曰。非牛也。乃牛肉味耳。則知夫牛自有可以脫其聲色味等形者之情而神焉者。又如人觀百雉之城。可置之于方寸之心。非人心至神。何以方寸之地。能容百雉之城乎。能神所受者。自非神也。未之有也。其五曰。天主生人。使之有所司。官者。固與其所屬之物相稱者也。目司視。

則所屬者色相耳。司聽則所屬者音聲。鼻口司臭司嗜則所屬者臭味耳。目口鼻有形則併色音臭味之類。均有形焉。吾人一心乃有司欲司悟二官。欲之所屬善者耳。悟之所屬真者耳。善與真無形則司欲司悟之爲其官者亦無形矣。所爲神也。神之性能達形之性。而有形者固未能通無形之性也。夫人能明達鬼神及諸無形之性。非神而何。中士曰。設使吾言世無鬼神則亦言無無形之性。而人豈能遽明之乎。則此五理似無的據。西士曰。雖人有言無鬼神。無無形之性。然此人必先明鬼神無形之情性。方可定之。曰。有無焉。苟弗明曉其性之態。安知其有無哉。如曰雪。白非黑者。必其明黑白之情。然後可以辨雪之爲白而非黑。則人心能通無形之性益著矣。其六曰。肉心之知。猶如小器。有限不廣。如以線繫雀。

于木。不能展翅高飛。線之阻也。是以禽獸雖得知覺。有形之外情不能通。又弗能反諸己。而知其本性之態。若無形之心。最恢最宏。非小器所限。直通乎無碍之境。如雀斷其所束之線。則高飛戾天。誰得而禦之。故人之靈。非惟知其物外形情。且暢曉其隱體。而又能反觀諸己。明己本性之態焉。此其非屬有形。益可審矣。所以言人魂爲神。不容泯滅者也。因有此理。實爲修道基焉。又試揭三四端。理以明徵之。其一曰。人心皆欲傳播善名。而忌遺惡聲。始與還生不侔。是故行事期協公評。以邀人稱賞。或立力業。或輯書冊。或謀術藝。或致身命。凡以求令聞廣譽。顯名于世。雖捐生不惜。此心人大槩皆有之。而愚者則無。愈愚則愈無焉。試問死後吾聞知吾所遺聲名否。如以形論。則有肉歸土。未免朽化。何爲能聞。然靈魂

常在不滅。所遺聲名善惡。寔與我生無異。若謂靈魂隨死銷滅。尙勞心以求休譽。譬或置妙盡。以己旣育時看焉。或備美樂。以己旣聾時聽焉。此聲名何與于我。而人人求之。至死不休。彼孝子慈孫。中國之古禮。四季脩其祖廟。設其裳衣。薦其時食。以說考妣。使其形神盡亡。不能聽吾告哀。視吾稽顙。知吾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心。則固非自國君至於庶人大禮。乃童子空戲耳。其二曰。天主降生萬品。有物有則。無徒物。無空則。且歷舉各品之情。皆求遂其性所願欲。而不外求其勢之所難獲。是以魚鼈樂潛川淵。而不異遊于山嶺。兔鹿性喜走山嶺。而不欲潛于水中。故鳥獸之欲。非在常生。不在後世之躋天堂。受無窮之樂。其下情所願。不踰本世之事。獨吾人雖習聞異論。有神身均滅之說。亦無不冀愛長生。願

居樂地。享無疆之福者。設使無人可得以盡實其情。豈天主徒賦之于衆人心哉。何不觀普天之下。多有拋別家產。離棄骨肉。而往深山窮谷。誠心脩行。此輩俱不以今世爲重。祈望來世眞福。若吾魂隨身而歿。詎不枉費其意乎。其三曰。天下萬物惟人心廣大。窮本世之事物。弗克充滿。則其所以充滿之者。在後世可曉矣。蓋天主至智至仁。凡厥所爲。人不能更有非議。彼各依其世態。以生其物之態。故欲使禽獸止于今世。則所付之願。不越此一世墜落事。求飽而飽則已耳。欲使人類生乎千萬世。則所賦之願。不徒在一世須臾之欲。於是不圖止求一飽。而求之必莫得者焉。試觀商賈販貨之人。雖金玉盈箱。富甲州縣。心無慊足。又如仕者躡身世之浮名。趨明時之捷徑。惟圖軒冕華袞爲榮。卽至于垂紳朝陛。晉職

台階。心猶未滿。甚且極之奄有四海。臨長百姓。福貽子孫。其心亦無底極。此不足恠。皆緣天主所稟情欲。原乃無疆之壽。無限之樂。豈可以今世幾微之樂。姑爲饜足者。一蚊之小。不可飽龍象。一粒之微。弗克寔太倉。西士古聖曾悟此理。瞻天嘆曰。大主公父。爾寔生吾人。輩于爾。惟爾能滿吾心也。人不歸爾。其心不能安足也。其四曰。人性皆懼死者。雖親戚友朋。旣死則莫肯安意近其屍。然而猛獸之死。弗懼者。則人性之靈。自有良覺。自覺人死之後。尙有魂在。可懼。而獸魂全散。無所留以驚我也。其五曰。天主報應無私。善者必賞。惡者必罰。如今世之人。亦有爲惡者。富貴安樂。爲善者。貧賤苦難。天主固待其旣死。然後取其善魂而賞之。取其惡魂而罰之。若魂同身終而滅。天主安得而賞罰之哉。中士曰。君子之生。異

于小人。則身後亦宜異于小人。死生同也。則所以異者必在于魂也。故儒有一種言。善者能以道存聚本心。是以身死而心不散滅。惡者以罪敗壞本心。是以身死而心之散滅隨焉。此亦可誘人於善焉。西士曰。人之靈魂不拘善惡。皆不隨身後而滅。萬國之士信之。天主正經載之。余以數端寔理證之矣。此分善惡之殊。則不載于經。不據于理。未敢以世之重事。輕爲新說。而簧鼓滋惑也。勸善沮惡。有賞罰之正道。奚捐此而求他詭。遇人魂匪沙匪水。可以聚散。魂乃神也。一身之主。四肢之動宗焉。以神散身。猶之可也。以身散神。如之何可哉。使惡行能散本心。則是小人必不壽矣。然有自少至老。爲惡不止。何以散其心。猶能生耶。心之于身。重乎血。血既散。身且不能立。則心既散。身又焉能行。况心堅乎身。積惡于己。不

能散身。何獨能散其心乎。若生時心已散。何待死後乎。造物者因其善否。不易其性。如鳥獸之性。非常生之性。則雖其間有善。未緣俾鳥獸常生。魔鬼之性。乃常生之性。縱其爲惡。未緣俾魔鬼殄滅。則惡人之心。豈能因其惡而散滅焉。使惡人之魂。槩受滅亡之刑。則其刑亦未公。固非天主所出。蓋重罪有等。豈宜一切罰以滅亡哉。况被滅者既歸于無。則亦必無患難。無苦辛無所受刑。而其罪反脫。則是引導世人以無懼爲惡。引導爲惡者以無懼增其惡也。聖賢所謂心散心亡。乃是譬詞。如吾汎濫逐于外事。而不專一。卽謂心散。如吾所務不在本性內事。而在外逸。卽謂心亡。非必眞散眞亡也。善也。藏心以德。似美飾之。惡者藏心以罪。似魄汚之。此本性之體。兼身與神。非我結聚。乃天主賦之以使我爲人。其散亡之

機亦非由我。常由天主。天主令其身期年而散。則期年以散。而吾不能永久。命其靈魂常生不滅。而吾焉能滅之耶。顧我所用何如。善用之則安泰。悞用之則險危云耳。吾稟本性。如得兼金。吾或以之造祭神之爵。或以之造藏穢之盤。皆我自爲之。然其藏穢盤。獨非兼金乎。增光于心。則卒騰天上之大光。增暝于心。則卒降地下之大暝。誰能排此理之大端哉。中士曰。吁。今吾方知人所異於禽獸者。非幾希也。靈魂不滅之理。甚正也。甚明也。西士曰。期已行于禽獸。不聞二性之殊者。頑也。高士志浮人品之上。詎願等己乎鄙類者哉。賢友得契尊旨。言必躍如。然性遐異矣。行宜勿邇焉。

第四篇辯釋鬼神及人魂異論而解天下萬物不可謂之一體

中士曰。昨吾退習大誨。果審其皆有真理。不知吾國迂儒。何以攻

折鬼神之實爲正道也。西土曰。吾遍察大邦之古經書。無不以祭祀鬼神爲天子諸侯重事。故敬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豈無其事而故爲此矯誣哉。盤庚曰。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何虐朕民。又曰。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於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西伯戡黎。祖伊諫紂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盤庚者成湯九世孫。相違四百禩。而猶祭之。而猶懼之。而猶以其能降罪降不祥。勵已勸民。則必以湯爲仍在而未散矣。祖伊在盤庚之後。而謂殷先王既崩。而能相其後孫。則以死者之靈魂。爲永在不滅矣。金縢周公曰。予仁若考。能多才多藝。能事鬼神。又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召誥曰。天既遐

終大邦殷命。茲殷多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詩云。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周公召公何人乎。其謂成湯文王既崩之後。猶在天陟降。而能保佑國家。則以人魂死後爲不散泯矣。貴邦以二公爲聖。而以其言爲誑。可乎。異端熾行。譸張爲幻。難以攻詰。後之正儒其奈何。必將理斥其邪說。明論鬼神之性。其庶幾矣。中士曰。今之論鬼神者。各自有見。或謂天地間無鬼神之殊。或謂信之則有。不信之則無。或謂如說有則非。如說無則亦非。如說有無。則得之矣。西士曰。三言一切以攻鬼神。而莫思其非。將排詆佛老之徒。而不覺忤古聖之旨。且夫鬼神有山川宗廟天地之異名異職。則其不等著矣。所謂二氣良能。造化之迹。氣之屈伸。非諸經所指之鬼神也。吾心信否。能有無物者否。講夢則或可。若論天

地之大尊。奚用此恍惚之辭耶。譬如西域獅子。知者信其有。愚人或不信。然而獅子本有。彼不信者能滅獅子之類哉。又况鬼神者哉。凡事物有卽有無卽無。蓋小人疑鬼神有無。因就學士而問以釋疑。如答之以有無。豈非愈增其疑乎。諸言之旨無他。惟曰有則人見之。人莫見之。則無矣。然茲語非學士者議論。乃郊野之誕耳。無色形之物。而欲以肉眼見之。比方欲以耳啖魚肉之味可乎。誰能以俗眼見五常乎。誰見生者之魂乎。誰見風乎。以目覩物。不如以理度之。夫目或有所差。惟理無謬也。觀日輪者。愚人測之以目。謂大如甕底耳。儒者以理而計其高遠之極。則知其大乃過于普天之下也。置直木于澄水中而浸其半。以目視之。如曲焉。以理度之。則仍自爲直。其木非曲也。任目觀影。則以影爲物。謂能動靜。然

以理細察。則知影實無光者耳已。決非有物。况能動靜乎。故西校公語曰。耳目口鼻四肢所知覺物。必揆之于心理。心理無非焉。方可謂之真。若理有不順。則捨之就理可也。人欲明事物之奧理。無他道焉。因外顯。以推內隱。以其然。驗其所以然。如觀屋頂烟騰。而屋內之必有火者可知。昔者因天地萬物。而證其固有天地萬物之主也。因人事。而證其有不能散滅之靈魂也。則以證鬼神之必有。亦無異道矣。如云死者形朽滅而神飄散。泯然無迹。此一二匹夫之云。無理可依。奈何以譏聖賢之所既按乎哉。中士曰。春秋傳載鄭伯有爲厲。必以形見之也。人魂無形而移變有形之物。此不可以理推矣。夫生而無異于人。豈死而有越人之能乎。若死者皆有知。則慈母有深愛子。一旦化去。獨不日在本家顧視向者所愛

子乎。西士曰。春秋傳既言伯有死後爲厲。則古春秋世亦已信人魂之不散滅矣。而俗儒以非薄鬼神爲務。豈非春秋罪人乎。夫謂人死者非魂死之謂。惟謂人魄耳。人形耳。靈魂者生時如拘縲縲中。既死則如出暗獄而脫手足之拳。益達事物之理焉。其知能當益滋精。踰于俗人。不宜爲怪。君子知其然。故不以死爲凶慎。而忻然安之。謂之歸于本鄉。天主制作萬物。分定各有所在。不然則亂。如死者之魂仍可在家。豈謂之死乎。且觀星宿居於天上。不得降於地下。而雜乎草木。草木生於地下。亦不得升於天上。而雜乎星宿。萬物各安其所。不得移動。譬水底魚。魚飢將死。雖有香餌在岸。亦不得往而食之。人之魂雖念妻子。豈得回在家中。凡有回世界者。必天主使之。或以勸善。或以懲惡。以驗人死之後其魂猶存。與其

禽獸魂之散而不回者異也。魂本無形。或有著顯於人。必托一虛像而發見焉。此亦不難之事。天主欲人盡知死後魂存。而分明曉示若此。而猶有罔誣無忌亂教惑民以已所不知。妄云人死魂散。無復形跡。非但悖妄。易辯。且其人身後之魂。必受妄言之殃矣。可不慎乎。中士曰。謂人之神魂死後散泯者。以神爲氣耳。氣散有速漸之殊。如人不得其死。其氣尙聚。久而漸泯。鄭伯有是也。又曰。陰陽二氣爲物之體。而無所不在天地之間。無一物非陰陽。則無一物非鬼神也。如尊教謂鬼神。及人魂如此。則與吾常所聞無大異焉。西士曰。以氣爲鬼神靈魂者。紊物類之寔名者也。立教者萬類之理。常各類以本名。古經書云氣云鬼神。文字不同。則其理亦異。有祭鬼神者矣。未聞有祭氣者。何今之人紊用其名乎。云氣漸散。

可見其理已窮。而言之盡妄。吾試問之。夫氣何時散盡。何病疾使之散。鳥獸常不得其死。其氣速散乎。漸散乎。何其不回世乎。則死後之事。皆未必知之。審者。奚用妄論之哉。中庸謂體物而不可遺。以辭迎其意可也。蓋仲尼之意。謂鬼神體物。其德之盛耳。非謂鬼神卽是其物也。且鬼神在物。與魂神在人。大異焉。魂神在人。爲其內本分。與人形爲一體。故人以是能論理。而列於靈才之類。彼鬼神在物。如長年在缸。非缸之本分者。與缸分爲二物。而各列於各類。故物雖有鬼神。而弗登靈才之品也。但有物自或無靈。或無知覺。則天主命鬼神引導之。以適其所。茲所謂體物耳矣。與聖君以神治體國家同焉。不然。是天下無一物類靈也。蓋彼曰。天下每物有鬼神。而每以鬼魂爲靈。如草木金石。豈可謂之靈哉。彼文王之

民感君之恩。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不足爲奇。今桀紂之臺沼亦謂之靈矣。豈不亦混亂物之品等。而莫之顧耶。分物之類。貴邦士者曰。或得其形。如金石是也。或另得生氣而長大。如草木是也。或更得知覺。如禽獸是也。或益精而得靈才。如人類是也。吾西庠之士猶加詳焉。觀後圖可見。但其依賴之類最多難以圖盡。故畧之而特書其類之九元宗云。

物宗類圖

物
 立有自
 形或有
 朽或能
 或雜
 或成
 或生
 覺或知
 論或能
 或走
 足或有
 育或家
 或潛
 或飛

有後親者如

三才何如
 相視如
 臣如子
 何如黑
 自兒如
 傷為言
 作走如
 低愛如
 化著如
 何年如
 夜所如
 何所如
 依所如
 依所如
 得伏如
 得伏如
 得伏如

或星架

宗動天
 宿象天
 土星天
 木星天
 火星天
 日輪天
 金星天
 水星天
 月輪天

或惡如
 魔屬

或善如
 天福屬

或純如
 四行

火 氣 水 土

或成
 或成
 或成
 或成

石
 或或
 或或
 或或
 或或

木

或草

或論

白為銀
 紅為銅
 黑為鐵
 青為錫

或硬
 或或
 或或

或或
 或或
 或或

或生
 或生
 或生

或草

或食

或走

或不

或潛

或飛

或尚
 尚皮如
 尚色如
 尚香如
 尚花如
 尚桂如
 尚花如
 尚根如
 尚草如

豆如

穀如

瓜如

黑紅黃綠青
 黑紅黃綠青
 黑紅黃綠青
 黑紅黃綠青

育或家

或或

或或

或或

或或

或或

或或

或或

或或

或或

凡此物之萬品。各有一定之類。有屬靈者。有屬愚者。如吾於外國士。傳中國有儒。謂鳥獸草木金石皆靈。與人類齊。豈不令之大驚哉。中士曰。雖吾國有謂鳥獸之性。同乎人。但鳥獸性偏。而人得其正。雖謂鳥獸有靈。然其靈微渺。人則得靈之廣大也。是以其類異也。西士曰。夫正偏小大。不足以別類。僅別同類之等耳。正山偏山。大山小山。並爲山類也。智者獲靈之大。愚人獲靈之小。賢者得靈之正。不肖得靈之偏。豈謂異類者哉。如小大偏正。能分類。則人之類。靈之巨微。正僻。其類甚多。苟觀物類之圖。則審世上固惟有一類。無二者。可以別物異類焉耳。試言之。有形者爲一類。則無形者異類也。生者爲一類。則不生者異類也。能論理者。惟人類本分。故天下萬類。無與能論也。人之中論。有正偏小大。均列於會論之類。而

惟差精粗。如謂鳥獸之性本靈。則夫其偏其小。固同類于人者也。但不宜以似爲眞。以由外來者爲內本。譬如因見銅壺之漏。能定時候。卽謂銅水本靈可乎。將軍者有智謀。以全軍而敗敵。其士卒順其令。而或進或退。或伏或突。以成其功。誰曰士卒之本智。不從外導者乎。明于類者。視各類之行動。熟察其本情。而審其志之所及。則知鳥獸者有鬼神爲之暗誘。而引之以行。上主之命。出于不得不然。而莫知其然。非有自主之意。吾人類則能自立主張。而事爲之際。皆用其所本有之靈志也。中士曰。雖云天地萬物共一氣。然物之貌像不同。以是各分其類。如見身只是軀殼。軀殼內外。莫非天地陰陽之氣。氣以造物。物以類異。如魚之在水。其外水與肚裏之水同。鱖魚肚裏之水。與鯉魚肚裏之水同。獨其貌像常不一。

則魚之類亦不一焉。故觀天下之萬像。而可以驗萬類矣。西士曰。設徒以像分物。此非分物之類者也。是別像之類者耳。像固非其物也。以像分物。不以性分物。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犬牛之性。猶人之性歟。是告子之後。又一告子也。以泥塑虎。塑人。二者惟以貌像。謂之異。宜也。活虎與活人。謂止以其貌異焉。決不宜矣。以貌像別物者。大槩相同。不可謂異類。如以泥虎例泥人。其貌雖殊。其爲泥類則一耳。若以氣爲神。以爲生活之本。則生者何由得死乎。物死之後。氣在內外。猶然充滿。何適而能離氣。何患其無氣而死。故氣非生活之本也。傳云。差臺釐謬千里。未知氣爲四行之一。而同之于鬼神及靈魂。亦不足怪。若知氣爲一行。則不難說其體用矣。且夫氣者。和水火土三行。而爲萬物之形者也。而靈魂者。爲人之內

分一身之主。以呼吸出入其氣者也。蓋人與飛走諸類皆生氣內。以便調涼其心中之火。是故恒用呼吸以每息更氣。而出熱致涼。以生焉。魚潛水間。水性甚冷。能自外透涼于內火。所以其類多無呼吸之資也。夫鬼神非物之分。乃無形別物之類。其本職惟以天主之命。司造化之事。無柄世之專權。故仲尼曰。敬鬼神而遠之。彼福祿免罪。非鬼神所能。由天主耳。而時人謬瀆。欲自此得之。則非其得之之道也。夫遠之意與獲罪乎天無所禱同。豈可以遠之解無之。而陷仲尼于無鬼神之惑哉。中士曰。吾古之儒者。明察天地萬物本性皆善。俱有宏理不可更易。以爲物有巨微。其性一體。則曰天地主宰。卽在各物之內。而與物爲一。故勸人勿爲惡。以玷己之本善焉。勿違義。以犯己之本理焉。勿害物。以侮其內心之主宰。

焉。又曰。人物壞喪。不滅本性而化歸于天主。此亦人魂不滅之謂。但恐於先生所論天主者不合。西士曰。茲語之謬。比前所聞者愈甚。曷敢合之乎。吾不敢以此簡吾上主之尊也。天主經有傳。昔者天主化生天地。卽化生諸神之彙。其間有一鉅神。名謂輅齊拂兒。其視已如是靈明。便傲然曰。吾可謂與天主同等矣。天主怒而并其從者數萬神。變爲魔鬼。降置之於地獄。自是天地間始有魔鬼。有地獄矣。夫語物與造物者同。乃輅齊拂兒鬼傲語。孰敢述之歟。世人不禁佛氏誑經。不覺染其毒語。周公仲尼之論。貴邦古經書。孰有狎主宰而與之一者。設恒民中有一匹夫。自稱與天子同尊。其能免乎。地上民不可妄比肩地上君。而可同天上主乎。人之稱人。謂曰。爾爲爾。我爲我。而今凡溝壑昆虫與上主曰。爾爲我。我爲

爾。豈不謂極抗大悖乎哉。中士曰。佛氏無遜于上主也。其貴人身。尊人德。有可取也。天主之德固厚。而吾人亦具有至德。天主固具無量能。而吾人心亦能應萬事。試觀先聖調元開物立教明倫養民以耕鑿杵臼。利民以舟車財貨。其肇基經世。垂萬世不易之鴻猷。而天下永賴以安。未聞蔑先聖。而天主自作自樹。以臻至治。由是論之。人之德能。雖天主罔或踰焉。詎云剗造天地。獨天主能乎。世不達己心之妙。而曰。心局身界之內。佛氏見其大。不肯自屈。則謂是身也。與天地萬物咸蘊乎心。是心無遠不逮。無高不升。無廣不括。無細不入。無堅不度。故具識根者。宜知方寸間儼居天主。非天主寧如是耶。西士曰。佛氏未知己。奚知天主。彼以眇眇躬受明于天主。偶蓄一材。飭一行。矜誇傲睨。肆然比附于天主之尊。是豈

貴吾人身。尊吾人德。乃適以賤人喪德耳。傲者諸德之敵也。一養傲於心。百行皆敗焉。西土聖人有曰。心無謙而積德。如對風堆沙。聖人崇謙讓。天主之弗讓。如遜人何哉。其視聖人翼翼乾乾。敬畏明威。身後天下。不有其知。始天淵而水火矣。聖人不敢居聖而令恒人擬天主乎。夫德基于修身。成于昭事。故周家之德。必以昭事爲務。今以所當凜然敬事者。而曰吾與同焉。悖何甚乎。至於裁成庶物。蓋因天主已形之物。而順材以成之。非先自無物。而能創之也。如製器然。陶者以金。剟者以木。然而金木之體先備也。無體而使之有體。人孰能之。人之成人。循其性而教之。非人本無性。而能使之有性也。若夫天主造物。則以無而爲有。一令而萬象卽出焉。故曰無量能也。於人大殊矣。且天主之造物也。如硃印之印楮帛。

楮帛之印。非可執之爲印。斯乃印之蹟耳。人物之理。皆天主蹟也。使欲當之原印。而復以印諸物。不亦謬乎。智者之心。含天地。具萬物。非眞天地萬物之體也。惟仰觀俯察。鑑其形而達其理。求其本而遂其用耳。故目所未睹。則心不得有其像。若止水。若明鏡。影諸萬物。乃謂明鏡止水。均有天地。卽能造作之。豈可乎。必言願行。乃可信焉。天主萬物之原。能生萬物。若人卽與之同。當亦能生之。然誰人能生一山一川于此乎。中士曰。所云生天地之天主者。與存養萬物。天上之天主者。佛氏所云我也。古與今。上與下。我無間焉。蓋全一體也。第緣四大沉淪昧晦。而情隨事移。眞元日鑿。德機日弛。而吾天主并溺也。則吾之不能造養物。非本也。其流使然耳。夜光之珠。以蒙垢而損厥值。追究其初體。防可爲知也。西士曰。吁。佛

哉。有是毒唾。而世人競茹之。悲歟。非淪昧之極。孰敢謂萬物之原。天地之靈。爲物淪昧乎哉。夫人德堅白。尙不以磨涅變其真體。物用凝固。不以運動失其常度。至大無偶。至尊無上。乃以人生幻軀。能累及而汚惑之。是愚反勝靈。欲斯勝理神爲形之役。情爲性之根。于識本末者。宜不喻而自解矣。且兩間之比。孰有踰於造物者。能囿之陷之于四大之中。以昧溺之乎。夫天上之天主。於我既共一體。則二之澄徹混淆無異焉。譬如首上靈神。於心內靈神。同爲一體也。故適痛楚之遭。變故之值。首之神混淆。心之神鈞混淆焉。必不得一亂一治之矣。今吾心之亂。固不能混天上天主之永攸澄徹。彼永攸澄徹。又不免我心之混淆。則吾於天主。非共爲一體。豈不驗乎。夫曰天主與物同。或謂天主卽是其物。而外無他物。或

謂其在物而爲內分之一。或謂物爲天主所使用。如械器爲匠之
所使用。此三言皆傷理者。吾逐逐辯之也。其云天主卽是各物。則
宇宙之間。雖有萬物當無二性。旣無二性。是無萬物。豈不混殺物
理。况物有常情。皆欲自全無欲自害。吾視天下之物。固有相害相
殛者。如水滅火。火焚木。大魚食小魚。強禽吞弱禽。旣天主卽是各
物。豈天主自爲戕害而不及一存護乎。然天主無可戕害之理。從
是說也。吾身卽吾主。吾祭吾主。卽自爲祭耳。益無是禮也。果爾則
天主可謂木石等物。而人能耳順之乎。其曰。天主爲物之內本分。
則是天主微乎物矣。凡全者皆其大于各分者也。斗大于升。升乃
斗十分之一耳。外者包乎內。若天主在物之內。爲其本分。則物大
于天主。而天主反小也。萬物之原。乃小乎其所生之物。其然乎。豈

其然乎。且問天主在人內分。爲尊主歟。爲賤役歟。爲賤役而聽他分之命。固不可也。如爲尊主而專握一身之柄。則天下宜無一人爲惡者。何爲惡者滋衆耶。天主爲善之本根。德純無渣。旣爲一身之主。猶致蔽於私欲。恣爲邪行。德何衰耶。當其制作乾坤。無爲不中節。奚今司一身之行。乃有不中者。又爲諸戒原。乃有不守戒者。不能乎。不識乎。不思乎。不肯乎。皆不可謂也。其曰。物如軀殼。天主使用之。若匠者使用其器械。則天主尤非其物矣。石匠非其鑿。漁者非其網。非其舟。天主非其物。何謂之同一體乎。循此辨焉。其說謂萬物行動不係於物。皆天主事。如械噐之事。皆使械噐者之功。夫不曰耜耒耕田。乃曰農夫耕之。不曰斧劈柴。乃曰樵夫劈之。不曰鋸斷板。乃曰梓人斷之。則是火莫焚。水莫流。鳥莫鳴。獸莫走。人

莫騎馬乘車。乃皆惟天主者也。小人穴壁踰墻。禦旅于野。非其罪。亦天主使之之罪乎。何以當惡怨其人。懲戮其人乎。爲善之人亦悉非其功。何爲當賞之乎。亂天下者莫大於信是語矣。且凡物不以天主爲本分。故散而不返歸于天主。惟歸其所結物類爾矣。如物壞死。而皆歸本分。則將返歸天主。不謂壞死。乃益生全。人亦誰不悅速死以化歸上主乎。孝子爲親厚置棺槨。何不令考妣速化爲上尊乎。嘗證天主者。始萬物而制作之者也。其性渾全成就物不及測。矧謂之同。吾審各物之性善而理精者。謂天主之迹可也。謂之天主則謬矣。試如見大跡印於路。因驗大人之足曾過于此。不至以其跡爲大人。觀畫之精妙。慕其畫者曰。高手之工而莫以是爲卽畫工。天主生萬森之物。以我推徵其原。至精極盛。仰念愛

慕。無時可釋。使或泥于偏說。忘其本原。豈不大誤。夫誤之原。非他。由其不能辨乎物之所以然也。所以然者。有在物之內分。如陰陽是也。有在物之外分。如作者之類是也。天主作物。爲其公作者。則在物之外分矣。第其在物。且非一端。或在物。如在其所。若人在家。在庭焉。或在物。爲其分。若手足在身。陰陽在人焉。或依賴之。在自立者。如白在馬。爲白馬。寒在水。爲寒水焉。或在物。如所以然之。在其已然。若日光之在其所照。水晶焉。火在其所燒。紅鐵焉。以未揆。端可云。天主在物者耶。如光雖在水晶。火雖在鐵。然而各物各體。本性弗雜。謂天主之在物如此。固無所妨也。但光可離水晶。天主不可離物。天主無形。而無所不在。不可截然分而別之。故謂全在於全所可也。謂全在各分亦可也。中士曰。聞明論。先疑釋矣。有謂

人於天下之萬物皆一。如何。西士曰。以人爲同乎天主。過尊也。以人與物一。謂人同乎土石。過卑也。由前之過懼。有人欲爲禽獸。由今之過懼。人不欲爲土石。夫率人類爲土石。子從之乎。其不可信。不難辯矣。寰宇間凡爲同之類者多矣。或有異物同名之同。如柳宿與柳樹是也。或有同群之同。以多口總聚爲一。如一寮之羊。皆爲同群。一軍之卒。皆爲同軍是也。或有同理之同。如根。泉心。三者相同。蓋若根爲百枝之本。泉爲百派之源。心爲百脉之由是也。此三者。姑謂之同。而實則異。或有同宗之同。如鳥獸通爲知覺。列于各類是也。或有同類之同。如此馬與彼馬共屬馬類。此人與彼人共屬人類是也。此二者畧可謂之同矣。或有同體之同。如四肢與一身同屬一體焉。或其名不同而寔則同。如放勳帝堯二名。總爲

一人焉。茲二者乃爲眞同。夫謂天下萬物皆同于此三等何居。中士曰。謂同體之同也。曰。君子以天下萬物爲一體者也。問形體而分爾我。則小人矣。君子一體萬物。非由作意。緣吾心仁體如是。豈惟君子。雖小人之心亦莫不然。西士曰。前世之儒。借萬物一體之說。以翼愚民悅從。丁仁。所謂一體。僅謂一原耳已。如信之爲眞一體。將反滅仁義之道矣。何爲其然耶。仁義相施。必待有二。若以衆物實爲一體。則是以衆物實爲一物。而但以虛像爲之異耳。彼虛像焉能相愛相敬哉。故曰。爲仁者推己及人也。仁者以己及人也。義者人老老長長也。俱要己人之殊。除人已之殊。則畢除仁義之理矣。設謂物都是己。則但以愛己奉己爲仁義。將小人惟知有己。不知有人。獨得仁義乎。書言。人己。非徒言形。乃兼言形性耳。且夫

仁德之厚。在遠不在近。近愛本體。雖無知覺者。亦能之。故水恒潤。下就濕處。合同類。以養存本體也。火恒升上。就乾處。合同類。以養全本性也。近愛所親。鳥獸亦能之。故有跪乳反哺者。近愛己家。小人亦能之。故常有苦勞行險阻。爲竊盜。以養其家屬者。近愛本國。庸人亦能之。故常有群卒致命。以禦強寇奸宄者。獨至仁之君子。能施遠愛。包覆天下萬國。而無所不及焉。君子豈不知我一體。彼一體。此吾家吾國。彼異家異國。然以爲皆天主保存生養之民物。卽分當兼切愛恤之。豈若小人但愛己之骨肉者哉。中士曰。謂以物爲一體。乃仁義之賊。何爲中庸列體。群臣於九經之內乎。西士曰。體物以譬喻言之。無所傷焉。如以爲實言。傷理不淺。中庸令君體群臣。君臣同類者也。豈草木瓦石皆可體耶。吾聞君子於物也。

愛之弗仁。今使之於人爲一體。必宜均仁之矣。墨翟兼愛人。而先儒辯之爲非。今勸仁土泥。而時儒順之爲是。異哉。天主之爲天地及其萬物。萬有繁然。或同宗異類。或同類異體。或同體異用。今欲強之爲一體。逆遠物者之旨矣。物以多端爲美。故聚貝者欲貝之多。聚古器者欲器之多。嗜味者欲味之多。令天下物均紅色。誰不厭之。或紅或綠。或白或青。日觀之不厭矣。如樂音皆宮。誰能聆之。乍宮乍商。乍角乍徵。乍羽。聞之三月。食不知味矣。外物如此。內何不然乎。吾前明釋各類以各性爲殊。不可徒以貌異。故石獅與活獅貌同類異。石人與石獅貌異類同。何也。俱石類也。嘗聞吾先生解類體之情曰。自立之類。同體者固同類。同類者不必同體。又曰。全體者之行爲。皆歸全體。而并指各肢。設如右手能扶助患難。則

一身兩手皆稱慈悲。左手習儉。非惟左手謂賊。右手全體皆稱爲賊矣。推此說也。謂天下萬物一體。則世人所爲。盡可相謂。跖一人爲盜。而伯夷并可謂盜。武王一人爲仁。而紂亦謂仁。因其體同而同之。豈不混各物之本行乎。學士論物之分。或有同體。或有各體。何用駢衆物爲同體。蓋物相連則同體也。相絕則異體也。若一江之水在江內。是與江水一體。旣注之一勺。則勺中之水。於江內水誰可謂同類。豈仍謂同體焉。泥天地萬物一體之論。簡上主混賞罰。除類別。滅仁義。雖高士信之。我不敢不詆焉。中士曰。明論昭昭。發疑排異。正教也。人魂之不滅。不化他物。旣聞命矣。佛氏輪回六道。戒殺之說。傳聞聖教。不與必有所誨。望來日教之。西士曰。丘陵旣平。蟻垤何有。余久願折此。子所嗜聞。亦吾所喜講也。

天主實義下卷

第五篇辯排輪迴六道戒殺生之謬說而揭齋素正志

中士曰。論人類有三般。一曰人之在世。謂生而非由前跡。則死而無遺後跡矣。一曰。夫有前後與今三世也。則吾所獲福禍於今世。皆由前世所爲善惡。吾所將逢於後世吉凶。皆係今世所行正邪也。今尊教曰。人有今世之暫寄。以定後世之永居。則謂吾暫處此世。特當修德行善。令後世常享之。而以此爲行道路。以彼爲至本家。以此如立功。以彼如受賞焉。夫後世之論是矣。前世之論將亦有從來乎。西士曰。古者吾西域有士名曰。閉他臥刺。其豪傑過人。而質朴有所未盡。常痛細民爲惡無忌。則乘已聞名。爲奇論以禁之。爲言曰。行不善者必來世復生有報。或產艱難貧賤之家。或變

禽獸之類。暴虐者變爲虎豹。驕傲者變爲獅子。淫色者變爲犬豕。貪得者變成牛驢。偷盜者變作狐狸豺狼鷹鷂等物。每有罪惡。變必相應。君子斷之曰。其意美。其爲言不免玷缺也。沮惡有正道。奚用棄正。而從枉乎。旣沒之後。門人少嗣。其詞者。彼時此語。忽漏國外。以及身毒。釋氏圖立新門。承此輪迴。加之六道。百端誑言。輯書謂經。數年之後。漢人至其國。而傳之中國。此其來歷。殊無真傳可信。實理可倚。身毒微地也。未班上國。無文禮之教。無德行之風。諸國之史。未之爲有。無。豈足以示普天之下哉。中士曰。覩所傳坤輿萬國全圖。上應天度。毫髮無差。况又遠自歐羅巴。躬入中華。所言佛氏之國。聞見必真。其國之陋如彼也。世人誤讀佛書。信其淨土。甚有願蚤死。以復生彼國者。良可笑矣。吾中國人。不習遠遊異域。

故其事恒未詳審。雖然。壤雖褊。人雖陋。苟所言之合理。從之無傷。西士曰。夫輪廻之說。其逆理者不勝數也。茲惟舉四五大端。一曰。假如人魂遷往他身。復生世界。或爲別人。或爲禽獸。必不失其本性之靈。當能記念前身所爲。然吾絕無能記焉。并無聞人有能記之者焉。則無前世明甚。中士曰。佛老之書。所載能記者甚多。則固有記之者。西士曰。魔鬼欲誑人而從其類。故附人及獸身。詒云爲某家子。述某家事。以徵其謬。則有之。記之者必佛老之徒。或佛教入中國之後耳。萬方萬類。生死衆多。古今所同。何爲自佛氏而外。異邦異門。雖齊聖廣淵。可記千卷萬句。而不克紀前世之一事乎。人善忘。奚至忘其父母。并忘己之姓名。獨其佛老之子弟。以及畜類。得以記而述之乎。夫謔談以欺市井。或有順之者。在英俊之士。

辟雍庠序之間。當論萬理之有無。不笑且譏之。鮮矣。中士曰。釋言人魂在禽獸之體。本依前靈。但其體不相稱。故泥不能達。西士曰。在他人之身。則本體相稱矣。亦何不能記前世之事乎。吾昔已明釋人魂之爲神也。夫神者行其本情。不賴于身。則雖在禽獸。亦可以用本性之靈。何不能達之有。若果天主設此輪迴美醜之變。必以勸善而懲惡也。設吾弗明記前世所爲善惡。何以驗今世所值吉凶。果由前世。因而勸乎懲乎。則輪迴竟何益焉。二曰。當天主最初。生人以及禽獸。未必定以有罪之人。變之禽獸。亦各賦之本類魂耳。使今之禽獸有人魂。則今之禽獸魂與古之禽獸魂異。當必今之靈而古之蠢也。然吾未聞有異也。則今之魂與古者等也。三曰。明道之士。皆論魂有三品。下品曰生魂。此只扶所賦者。生活長

大是爲草木之魂。中品曰覺魂。此能扶所賦者生活長大。而又使之以耳目視聽。以口鼻啖嗅。以肢體覺物情。是爲禽獸之魂。上品曰靈魂。此兼生魂。覺魂。能扶植長大及覺物情。而又俾所賦者。能推論事物。明辨理義。是爲人類之魂。若令禽獸之魂。與人魂一。則是魂特有二品。不亦紊天下之通論乎。凡物非徒以貌像定本性。乃惟以魂定之。始有本魂。然後爲本性。有此本性。然後定於此類。既定此類。然後生此貌。故性異同。由魂異同焉。類異同。由性異同焉。貌異同。由類異同焉。鳥獸之貌。旣異乎人。則類性魂。豈不皆異乎。人之格物窮理。無他路焉。以其表而徵其內。觀其現。而達其隱。故吾欲知草木之何魂。視其徒長大而無知覺。則驗其內特有生魂矣。欲知鳥獸之何魂。視其徒知覺而不克論理。則驗其特有覺

魂矣。欲知人類之何魂。視其獨能論萬物之理。明其獨有靈魂矣。理如是明也。而佛氏云。禽獸魂與人魂同靈。傷理甚矣。吾常聞殉佛有謬。未嘗聞從理有誤也。四曰。人之體態奇俊。與禽獸不同。則其魂亦異。譬匠人欲成椅桌。必須用木。欲成利器。必須用鐵。器物各異。則所用之資亦異。既知人之體態不同禽獸。則人之魂又安能與禽獸相同哉。故知釋氏所云。人之靈魂。或託於別人之身。或人於禽獸之體。而回生於世間。誠誑詞矣。夫人自己之魂。只合乎自己之身。烏能以自己之魂。而合乎他人之身哉。又况乎異類之身哉。亦猶刀只合乎刀之鞘。劍只合乎劍之鞘。安能以刀合劍鞘耶。五曰。夫云人魂變獸。初無他據。惟疑其前世淫行。曾效某獸。天主當從而罰之。俾後世爲此獸耳。然此非刑也。順其欲。孰謂之刑。

乎。奸人之情。生平滅己秉彝。以肆行其所積內惡。而尙只痛其具人面貌。若有防碍。使聞後世將改其形容。而憑己流恣。詎不大快。如暴虐者常習殘殺。豈不欲身着利爪鋸牙。爲虎爲狼。晝夜以血汚口乎。倨傲者習于欺人。不識遜讓。豈不樂長大其形。生爲獅子。爲衆獸之王乎。賊盜者以偷人財貨度活。何憂化爲狐狸。稟百巧媚以盡其情乎。此等輩非但不以變獸爲刑。乃反以爲恩矣。天主至公至明。其爲刑必不如是也。如曰自人之貴類。入獸之賤類。卽謂之刑。吾意爲惡之人。却不自以生居人類爲貴。大抵不理人道。而肆其獸情。所羞者具此人面耳已。今得脫其人面。而雜於獸醜。無恥無忌甚得志也。故輪迴之謊言蕩詞。於沮惡勸善無益。而反有損也。六曰彼言戒殺生者。恐我所屠牛馬。卽是父母後身。不忍

殺之耳。果疑于此。則何忍驅牛耕畝。或駕之車乎。何忍羈馬而乘之路乎。吾意弑其親與勞苦之於耕田。罪無大異也。弑其親與恒加之以鞭。而鞭辱之於市朝。又等也。然農事不可廢。畜用不可免。則何疑于戒殺之說而云。人能變禽獸。不可信矣。中士曰。夫人魂能爲禽獸者。誠誑語也。以欺無知小民耳。君子何以信。吾所騎馬。爲吾父母兄弟親戚。或君或師朋友乎。信之而忍爲之。亂人倫信之而不爲之。是又廢畜養而必使不用於世。人無所容手足矣。故其說不可信也。然若但言輪廻之後。復爲他人。乃皆同類。亦似無傷。西士曰。謂人魂能化禽獸。信其說。則畜用廢。謂人魂能化他人身。信其說。將使夫婚姻之禮。與夫使令之役。皆有窒碍。難行者焉。何者。爾所娶女子。誰知其非爾先化之母。或後身作異姓之女。

者乎。誰知爾所役僕。所詈責小人。非或兄弟親戚君師朋友後身乎。此又非大亂人倫者乎。總之人既不能變爲鳥獸。則亦不能變化他人。理甚著明也。中士曰。前言人魂不滅。是往者俱在也。有疑使無輪廻以銷變之。宇內豈能容此多鬼哉。西士曰。疑此者弗識天地之廣濶者也。則意若易充也。又弗通神之性態者也。以爲其有充所也。形者在所故能充于所。神無形。則何以滿其所乎。一粒之大而萬神宅焉。豈惟往者將來靈魂並容不碍也。豈用因是而爲輪廻妄論哉。中士曰。輪廻之說自二氏出。吾儒亦少信之。然彼戒殺生者若近於仁。天主爲慈之宗。何與弗與。西士曰。設人果變爲禽獸。君子固戒殺小物。如殺人比。彼雖殼貌有異。均是人也。但因信此誕說。朔望齋素以戒殺生。亦自不通。譬有人日日殺人。而

食其肉。且復歸依仁慈而曰。朔望我不殺人。不食其肉。但以餘日殺而食之。可謂戒哉。其心忍恣殺于二十八日。彼二日之戒何能增。何能成其惡之極乎。夫吾既明證無變禽獸之理。則并著無殺生之戒也。試觀天主生是天地及是萬物。無一非生之以爲人用者。夫日月星辰麗天以我照也。照萬色以我看也。生萬物以遂我用也。五色悅我目。五音娛我耳。諸味諸香之氣以甘我口。鼻百端輭煖之物以安逸我四肢。百端之藥材以醫療我疾病。外養我身。內調我心。故我當常感天主尊恩。而時謹用之。鳥獸或有毛羽皮革可爲裘履。或有寶牙。角殼可制奇器。或有妙藥好治病疾。或有美味能育吾老幼。吾奚不取而使之哉。借使天主不許人宰芻豢而付之美味。豈非徒付之乎。豈非誘人犯令而陷溺之於罪乎。且

自古及今萬國聖賢。咸殺生食葷。而不以此爲悔。亦不以此爲違戒。亦豈宜罪聖賢以地獄。而嘉與二三持齋無德之輩。躋之天堂乎。此無乃非達者之言歟。中士曰。世界之物多有無益乎人且害之者。如毒虫蛇虎狼等。所言天主生萬物。一一以爲人用。似非然。西士曰。物體幽眇。其用廣繁。故凡人或有所未能盡達。而反以見害。此自人才之蔽耳。人固有二。曰外人所謂身體也。曰內人所謂魂神也。比此二者。則內人爲尊。毒蟲虎狼。險外人而寧內人。卒可謂益於人焉。夫傷身體之物。俗稱惡物。而其警我畏天主之怒。使知。以天以水以火以虫。皆能責人之犯命者。吾于是不得不戒懼。以時祈乞其助。時念望之。豈非內正人者之大資乎。且天主悲惜小人之心。全在於地。惟泥於今世。而不知惺望天堂。及後世高上。

事情。是以兼置彼醜毒于本界。欲拯救之焉。况天主初立世界。俾天下萬物。或養生或利用。皆以供事我輩。原不爲害。自我輩忤逆天主。物始亦忤逆我。則此害非天主初旨。乃我自招之耳。中土曰。天主生生者必愛其生。而不欲其死。則戒殺生。順合其尊旨矣。西士曰。草木亦稟生魂。均爲生類。爾日取菜以茹。折薪以焚。而殘忍其命。必將曰。天主生此菜薪。以憑人用耳。則用而無妨。我亦曰。天主生彼鳥獸。以隨我使耳。則殺而使之。以養人命。何傷乎。仁之範圍。惟言無欲人加諸我。我勿欲加諸人耳。不言勿欲加諸禽獸者。且天下之法律。但禁殺人。無制殺鳥獸者。夫鳥獸草木。與財貨並行。惟用之有節足矣。故孟軻示世主。以數罟不可入洿池。而斧斤以時入山林。非不用也。中土曰。草木雖爲生類。然而無血。無知覺。是

與禽獸異者也。故釋氏戕之。而無容悲。西士曰。謂草木爲無血乎。是僅知紅色者之爲血。而不知白者綠者之未始非血也。夫天下形生者。必以養。而所以得養者。津液存焉。則凡津液之流貫皆血矣。何必紅者。試觀水族中如蝦如蟹。多無紅血。而釋氏弗茹。蔬菜中亦有紅液。而釋氏茹之不禁。則何其重愛禽獸之血。而輕棄草木之血乎。且不殺知覺之物。以其能痛也已。我誠不欲其痛。寧獨不殺。卽勞之役之。將有所不可。凡牛之耕野。馬之驂乘。未免終身之患。豈伊不長有痛乎。較殺之之痛。止在一時者。又遠矣。况禁殺牲反有害於牲。蓋禽獸爲人用。故人飼畜之。飼畜之而後禽獸益蕃多也。如不得之以爲用。人豈畜之乎。朝捐不急之官。家黜無能之僕。而况畜類乎。西虜懼食豕。而一國無豕。天下而皆西虜。則豕

之種類滅矣。故愛之而反以害之。殺之而反以生之。是禁殺牲者。大有損于牧牲之道矣。中士曰。如此則齋素無所用耶。西士曰。因戒殺生而用齋素。此殆小不忍也。然齋有三志。識此三志。滋切滋崇矣。夫世固少有今日賢。而先日不爲不肖者也。少有今日順道。而昔日未嘗違厥道者也。厥道也者。天主銘之於心。而命聖賢布之板冊。犯之者必得罪于天主。所從得罪者益尊。則罪益重。君子雖已遷善。豈恬然于往所得罪乎。曩者所爲不善。人或赦。弗追究而已。時記之愧之。悔之。設無深悔。吾所旣失於前。烏可望免之於後也。况夫今之爲善。君子不自滿足。將必以闕己之短爲離婁。以視己之長爲育警焉。所責備諸己者。精且厚。人雖稱以俊傑。而已愧怍如不置也。所省疚於心者。密且詳。人雖謂其備美。而已勤敬。

如猶虧也。詎徒謙于言乎。詎徒悔于心乎。深自羞耻。奚堪歡樂。則
貶食減飧。除其殺味。而惟取其淡素。凡一身之用。自擇粗陋。自苦
自責。以贖己之舊惡。及其新罪。晨夜惶惶。稽顙于天主臺下。哀憫
涕淚。冀洗己污。敢妄自居聖。而誇無過。妄自饒己。而須他人審判。
其非也乎。所以躬自懲詰。不少姑恕。或者天主惻恤。而免宥之。不
再輸也。此齋素正志之說一也。夫德之爲業。人類本業也。聞其說。
無不悅而願急事焉。但被私欲所發者。先已篡人心而擅主之。反
相壓難。憤激攻伐。大抵平生所行。悉供其役耳。是以凡有所事。弗
因義之所令。惟因欲之所樂。睹其面容則人。觀其行於禽。何擇乎。
蓋私欲之樂。乃義之敵。塞智慮而蒙理竅。與德無交。世界之瘟病。
莫凶乎此矣。他病之害。止于軀殼。欲之毒藥。通吾心髓。而大殘元

性也。若以義之仇對。攝一心之專權。理不幾亡。而厥德尙有地可居乎。嗚呼。私欲之樂。微賤也。遽過也。而屢貽長悔于心。以卑短之樂。售永久之憂。非智之謂也。然私欲惟自本身藉力。逞其勇猛。故遏其私欲。當先約其本身之氣。學道者願寡欲。而豐養身。比方願減火。而益加薪。可得哉。君子欲飲食。特所以存命。小人欲存命。特所以飲食。夫誠有志於道。怒視是身若寇讐。然不獲已而姑畜之。且何云不獲已歟。吾雖元未嘗爲身而生。但無身又不得而生。則服食。爲腹饑之藥。服飲。爲口渴之藥耳。誰有取藥。而不惟以其病之所要爲度數焉者。性之所嗜。寡而易營。多品之味。佳而難遂。蓋人欲者之所圖。而以其所養人。類反而賊人。則謂飲食。殛人。多乎刀兵可也。今未論所害于身。只指所傷乎心。僕役過健。恐忤抗其

主也。血氣過強。定傾危乎志也。志危卽五欲肆其惡。而色慾尤甚。豐味不恣腹。色慾何從發。淡飲薄食。色氣潛餒。一身旣理約。諸欲自服理矣。此齋素正志之說二也。且本世者苦世也。非索翫之世矣。天主寘我於是。促促焉務脩其道之不暇。非以奉悅此肌膚也。然吾無能竟辭諸樂也。無清樂。必求淫者。無正樂。必尋邪者。得彼則失此。故君子常自習其心。快以道德之事。不令含憂困。而有望乎外。又時簡畧體膚之樂。恐其透于心。而侵奪其本。樂焉。夫德行之樂。乃靈魂之本樂也。吾以茲與天神侔矣。飲食之娛。乃身之竊愉也。吾以茲與禽獸同矣。吾益增德行之娛於心。益近至天神矣。益減飲食之樂于身。益逃離禽獸矣。吁。可不慎哉。仁義令人心明。五味令人口爽。積善之樂甚。卽有大利乎心。耶于身無害也。豐膳

之樂繁而身心俱見深傷矣。腹充飽以殺饑。必垂下。而墜已志於
污賤。如此則安能抽其心於塵垢。而起高曠之慮乎哉。惡者觀人
盤樂而已無之。斯嫌妬之矣。善者視之則反憐恤之。而讓已曰。彼
所污賤事而猶好之如此。懇求之如此。吾既志於上乘。而未能聊
味之。未能略備之。且寧如此懈惰而不勉乎哉。世人之災無他也。
心病而不知德之佳味耳。覺其味。則膏粱可輕矣。謂自得其樂也。
此二味者更迭出入於人心。而不可同住者也。欲內此。必先出彼
也。古昔有貢我西國二獵犬者。皆良種也。王以一寄國中顯臣家。
以其一寄郊外農舍。並使畜之。已壯。而王出田獵試焉。二犬齊縱
入園。農舍之所畜犬。身臞體輕。走躡禽跡疾趨。獲禽無算。顯家所
養犬。雖潔肥容美足觀也。然但習肉食充腸。安佚四肢。不能馳驟。

則見禽不顧而忽遇路傍腐骨。卽就而嚙之。嚙畢不動矣。從獵者知其原同一母而出。則異之。王曰。此不足恠。豈惟獸哉。人亦莫不如是也。皆係於養耳矣。養之以佚翫飫飽。必無所進于善也。養之以煩勞儉約。必不悞君所望矣。若曰。凡人習於饒美厚膳。見禮義之事不暇。惟俛焉而就食耳。習於精理微義。遇飲食之玩亦不暇。必思焉而殉理義耳。此齋素正志之說三也。夫齋有多端。予徧延天下多國。已備聞之。或不拘殮味。但終晝不食。迄星夜雜食衆味。此謂時齋。或不論時殮。惟戒諸葷而隨時茹素。此謂味齋。或不擇味時。特一日間食一殮耳。此謂殮齋。或殮時味皆有所拘。只午時茹素一頓。而惟禁止肉食屬陽者。其海味屬陰者不戒。此謂公齋。或禁止火食。終身山穴。專以野草根度生。茲歐邏巴山中甚衆。此

謂私齋也。然夫數等之所齋。總歸責屈本己。要在視其人。視其身。何如耳。富貴膏粱。減取其常。亦可謂齋。彼賤家民。時習粗糲。不可。以爲齋也。不則。丐子可謂至齋也。又須量本身之力。何如。有衰病者。未免時以滋味養身也。有行役者。勞其四肢。不容久饑。故天主。公教制。老者六旬以上。穉者二旬以下。身病者。乳子者。勞力爲僕。夫者。皆不在齋程之內。夫戒口之齋。非齋也。乃齋之末節也。究齋。之意。總爲私欲之遏。不可不孰不盡矣。是以持齋而捨敬戒。譬如。藏璞而弛其玉。無知也。中士曰。善哉。法語真齋之正旨也。吾俗行。齋者。非緣貧乏而持齋以餬口。必其儉取善名。而陰以欺人者也。當衆而致齋幽獨而無人。酒色忿怒。不義貨財。讒賢毀善。無所不。有。嗚呼。人目不能逃。能矇天主乎。幸領高諭。尙願盡其問。西土曰。

道邃且廣。不博問不可約守。詳問卽誠意之效也。何傷夫。

第六篇釋解意不可滅。并論死後必有天堂地獄之賞罰。以報世人所爲善惡。

中士曰。承教。一則崇天主爲萬尊之至尊。一則貴人品爲至尊之次。但以天堂地獄爲言。恐未或天主之教也。夫因趨利避害之故。爲善禁惡。是乃善利。惡害。非善善。惡惡正志也。吾古聖賢教世。弗言利。惟言仁義耳。君子爲善無意。况有利害之意耶。西士曰。吾先答子之末語。然後答子之本問。彼滅意之說。固異端之詞。非儒人之本論也。儒者以誠意爲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根基。何能無意乎。高臺無堅基不克起。儒學無誠意不能立矣。設自正心至平天下。凡所行事。皆不得有意。則奚論其意誠乎。虛乎。譬有琴。

於市。使吾不宜奏。何以售之。何拘其古琴。今琴歟。且意非有體之類。乃心之用耳。用方爲意。卽有邪正。若令君子畢竟無意。不知何時誠乎。大學言齊治均平。必以意誠爲要。不誠則無物矣。意於心如視於目。目不可卻視。則心不可除意也。君子所謂無意者。虛意私意邪意也。如云滅意。是不達儒者之學。不知善惡之原也。善惡德慝。俱由意之正邪。無意利無善惡。無君子小人之判矣。中士曰。毋意毋善毋惡。世儒固有其說。西士曰。此學欲人爲土石者耳。謂天主宗義有是哉。若上主無意無善。亦將等之乎土石也。謂之理學。悲哉悲哉。昔老莊亦有勿爲勿意勿辯之語。然己所著經書。其從者所爲註解。意固欲易天下。而僉從此一端。夫著書。獨非爲乎。意易天下。獨非意乎。旣不可辯是非。又何辯。辯是非者乎。辯天下

名理。獨非辯乎。則既已自相戾矣。而欲師萬世也難哉。吾觀世人爲事。如射焉。中的則謂善。不中則爲惡。天主者自然中于的者也。有至純之善。無纖芥之惡。其德至也。吾儕則有中有不中矣。其所脩之德有限。故德有不到。卽行事有所不中。而善惡叅焉。爲善禁惡。縱有意猶恐不及。况無意乎。其餘無意之物。如金石草木類。然後無德無慝無善無惡。如以無意無善惡爲道。是金石草木之。而後成其道耳。中士曰。老莊之徒。只欲全其天年。故屏意棄善惡。以絕心之累也。二帝三王周公孔子。皆苦心極力。脩德於己。以施及於民。非止于至善不敢息。誰有務全身滅意逍遙。以充其百歲之數者哉。縱充其百歲之壽。亦不能及一龜一朽樹之壽也。而徒以加二三旬之暫。於此穢身。竟何濟哉。然二氏無足詆。所言德慝善

惡。俱由意。其詳何如。聞夫順理者卽爲善。而稱之德行。犯理者卽爲惡。而稱之不才。則顧行事如何。於意似無相屬。西士曰。理易解也。凡世物既有其意。又有能縱止其意者。然後有德有慝。有善有惡焉。意者心之發也。金石草木無心。則無意。故鎔錙傷人。復讐者不折鎔錙。飄瓦損人首。忮心者不怨飄瓦。然鎔錙截斷。無與其功者。瓦蔽風雨。民無酬謝。所爲無心無意。是以無德無慝。無善無惡。而無可以賞罰之。若禽獸者。可謂有禽獸之心與意矣。但無靈心以辨可否。隨所感觸。任意速發。不能以理爲之節制。其所爲是禮非禮。不但不得已。且亦不自知。有何善惡之可論乎。是以天下諸邦。所制法律。無有刑禽獸之慝。賞禽獸之德者。惟人不然。行事在外。理心在內。是非當否。嘗能知覺。兼能縱止。雖有獸心之欲。若能

理心爲主。獸心豈能違我主心之命。故吾發意從理。卽爲德行君子。天主祐之。吾溺意獸心。卽爲犯罪小人。天主且棄之矣。嬰兒擊母。無以咎之。其未有以檢己意也。及其壯而能識可否。則何待于擊。稍逆其親。卽加不孝之罪矣。昔有二弓士。一之山野。見叢有伏者如虎。慮將傷人。因射之。偶誤中人。一登樹林。恍惚傍視。行動如人。亦射刺之。而寔乃鹿也。彼前一人果殺人者。然而意在射虎。斷當褒。後一人雖殺野鹿。而意在刺人。斷當貶。奚由焉。由意之美醜異也。則意爲善惡之原明著矣。中士曰。子爲養親行盜。其意善矣。而不免于法。何如。西士曰。吾西國有公論曰。善者成乎全。惡者成于一。試言其故。人旣爲盜。雖其餘行悉義。但呼爲惡。不可稱善。所謂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譬如水甕。週圍厚墜。惟底有

一罅。水從此漏。此壅決爲無用碎瓦。惡之爲情。甚毒也。捨己之財。普濟貧乏。以竊善聲。而得非所得之位。所爲雖當。其意實枉。則其事盡爲不直。蓋醜意汚其善行也。子爲親竊人財物。其事旣惡。何有善意。吾言正意。爲善之本。惟謂行吾正。勿行吾邪。儉盜之事。固邪也。雖襲之以義意。不爲正矣。爲纖微之不善。可以抹天下萬民。猶且不可爲矧。以育二三口乎。爲善正意。惟行當行之事。故意益高。則善益精。若意益陋。則善益粗。是故意宜養。宜誠也。何滅之有哉。中士曰。聖人之教。縱不滅意。而其意不在功效。只在脩德。故勸善而指德之美。不指賞。沮惡而言惡之罪。不言罰。西士曰。聖人之教。在經傳。其勸善必以賞。其沮惡必以懲矣。舜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又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臯

陶謨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益稷謨曰。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臯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盤庚曰。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佚罰。又曰。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奸究。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秦誓武王曰。爾衆士。其尙迪果毅。以登之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又曰。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康誥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多士曰。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多方又曰。爾乃惟逸。惟頽。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此二帝三代之語。皆言賞罰。固皆併利害言之。中士曰。春秋者。孔聖之親筆。言是非。不言利害也。西士曰。俗之利害。

有三等。一曰。身之利害。此以肢體寧壽爲利。以危天爲害。二曰。財貨之利害。此以廣田畜充金貝爲利。以減耗失之爲害。三曰。名聲之利害。此以顯名休譽爲利。以譴斥毀污爲害也。春秋存其一。而不及其二者也。然世俗大槩重名聲之利害。而輕身財之損益。故謂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亂臣賊子奚懼焉。非懼惡名之爲害不已乎。孟軻首以仁義爲題。厥後每會時君。勸行仁政。猶以不王者未之有也。爲結語。王天下顧非利哉。人孰不悅利于朋友。利于親戚。如利不可經心。則何以欲歸之友親乎。仁之方曰。不欲諸己。勿加諸人。旣不宜望利以爲己。猶必當廣利以爲人。以是知利無所傷于德也。利所以不可言者。乃其僞。乃其悖義者耳。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論利之大。雖至王天下。猶爲利。

之微。况戰國之主。雖行仁政。未必能王。雖使能王。天下一君耳。不取之。此不得乎彼。夫世之利也。如是耳矣。吾所指來世之利也。至大也。至實也。而無相碍。縱盡人得之。莫相奪也。以此爲利。王欲利其國。大夫欲利其家。士庶欲利其身。上下爭先。天下方安。方治矣。重來世之益者。必輕現世之利。輕現世之利。而好犯上爭奪。弑父弑君。未之聞也。使民皆望後世之利。爲政何有。中士曰。嘗聞之。何必勞神慮未來。惟管今日眼前事。此是實語。何論後世。西士曰。陋哉。大使。彘能言也。無異此矣。西域上古有一人立教。專以快樂無憂爲務。彼時亦有從之者。自題其墓碑曰。汝今當飲食懽戲。死後無樂兮。諸儒稱其門爲猪窰門也。詎貴邦有暗契之者。夫無遠慮。必有近患。猷之不遠。詩人所刺。吾視人愈智。其思愈遐。人愈愚。

其思愈邇。凡民之類。豈可不預防未來。先謀未逮者乎。農夫耕稼於春。圖秋之穡。松樹百年始結子。而有藝之。所謂圃翁植樹。爾立孫攀其子者。行旅者周沿江湖。冀老之安居鄉土。百工勤習其業。期獲所賴。士髻艸勤。苦博學。欲後輔國匡君。夫均不以眼前。今日之事爲急者也。不肖子敗其光業。虞公其國。夏桀殷紂失天下。此非不慮悠遠。徒管今日眼前事者乎。中士曰。然。但吾在今世。則所慮雖遠。止在本世耳。死後之事。似迂也。西士曰。仲尼作春秋。其孫著中庸。厥慮俱在萬世之後。夫慮爲他人。而諸君子不以爲迂。吾慮爲己。惟及二世。而子以爲迂乎。童子圖既老之事。未知厥能至壯否。而莫之謂遠也。吾圖死後之事。或卽詰朝之事。而子以爲遠乎。子之婚也。奚冀得子孫。中士曰。以有治喪。塋墳墓祭祀之事也。

西士曰。然是亦死後之事矣。吾既死所留者二。不能朽者精神。速腐者軀體。我以不能朽者爲切。子尙以速腐者爲慮。可謂我迂乎。中士曰。行善以致現世之利。遠現世之害。君子且非之。來世之利害。又何足論歟。西士曰。來世之利害甚真大。非今世之可比也。吾今所見者。利害之影耳。故今世之事。或凶或吉。俱不足言也。吾聞師之喻曰。人生世間。如俳優在戲場。所爲俗業。如搬演雜劇。諸帝王宰官士人奴隸后妃婢媵。皆一時粧飾之耳。則其所衣衣。非其衣。所逢利害。不及其躬。搬演既畢。解去粧飾。漫然不復相關。故俳優不以分位高卑長短爲憂喜。惟扮所承脚色。雖乞丐亦真切爲之。以中主人之意耳已。蓋分位在他。充位在我。吾曹在于茲世。雖百歲之久。較之後世萬禩之無窮。烏足以當冬之一日乎。所得財

物假貸爲用。非我爲之真主。何徒以增而悅。以減而愁。不論君子小人。咸赤身空出。亦身空返。臨終而去。雖遺金千笈。積在庫內。不帶一毫。何必以是爲留意哉。今世僞事已終。卽後世之真情起矣。而後乃各取其所宜之貴賤也。若以今世利害爲真。何異乎蠶民看戲。以粧帝王者爲真貴人。以粧奴隸者爲真下人乎。意之爲情。精粗不齊。負教世之責者。孰先布其麓。而後不闡其精。必旣切琢。而後磋磨矣。需醫者。惟病者。非謂瘳者也。需吾教者。惟小人耳。已君子固自知之。故教宜曲就小人之意也。孔子至衛。見民衆欲先富而後教之。詎不知教爲滋重乎。但小民由利而後可迪乎義耳。凡行善者有正意三狀。下曰。因登天堂。免地獄之意。中曰。因報答所重蒙天主恩德之意。上曰。因翕順天主聖旨之意也。教之所望。

乎學者。在其成就耳。不獲已而先指其端焉。民溺于利久矣。不以利迪之。害駭之。莫之引領也。然上意至。則下意無所容而去矣。如縫錦繡之衣。必用絲線。但無鐵鍼。線不能入。然而其鍼一進。卽過所庸留於衣裳者。絲線耳已。吾欲引人歸德。若但舉其德之美。夫人已昧於私欲。何以覺之乎。言不入其心。卽不願聽而去。惟先怵惕之以地獄之苦。誘導之以天堂之樂。將必傾耳欲聽。而漸就乎善善。惡惡之成旨。成者至。則缺者化去。而獨其成就恒存焉。故曰。惡者聖惡。因懼刑也。善者惡惡。因愛德也。往時敝邑出一名聖人。今人稱爲拂卽祭斯穀。首立一會。其規戒精密。以廉爲尙。今從者有數萬友。皆成德之士也。初有親炙一友。名曰如泥伯陸。會中無與比者。其學豁然日增無息。有一邪鬼。憎妬欲沮之。僞化天神。旁

射輝光。夜見於聖人私居。曰。天神諭爾。如尼伯陸德誠隆也。雖然。終不得躋天堂。必墮地獄。天主嚴命已定。不可易也。言訖弗見。拂卽祭斯穀。驚秘不敢洩。而心深痛惜。每見如尼伯陸。不覺涕淚。如尼伯陸屢見而疑之。已齋宿。赴師座問曰。某也。日孜孜守戒。奉敬天主。幸在憫教。邇日以來。覺先生目有異也。何以數涕淚于弟子。拂卽祭斯穀。初不肯露。再三懇請。盡述向所見聞。如尼伯陸怡然曰。是何足憂乎。天主主宰人物。惟其旨所置之。上天下地。吾儕無不奉焉。吾所爲敬愛之者。非爲天堂地獄。爲其至尊至善。自當敬自當愛耳。今雖棄我。何敢毫髮懈惰。惟益加敬慎事之。恐在地獄時。卽欲奉事。而不可及矣。拂卽祭斯穀。覩其容也。聽其語也。恍然悟而嘆曰。悞哉。前者所聞。有學道如斯。而應受地獄殃者乎。天主

必躋爾天堂矣。夫此天堂地獄。其在成德之士。少借此意。以取樂而免苦也。多以修其仁義而已矣。何者。天堂非他。乃古今仁義之人所聚光明之宇。地獄亦非他。乃古今罪惡之人所流穢汚之域。升天堂者。已安其心乎善。不能易也。其落地獄者。已定其心乎惡。不克改也。吾願定心於德。勿移于不善。吾願長近仁義之君子。永離罪惡之小人。誰云以利害分志。而在正道之外乎。儒者攻天堂地獄之說。是未察此理耳已。中士曰。茲與浮屠勸世輪迴變禽獸之說何殊。西士曰。遠矣。彼用虛無者偽詞。吾用實有者至理。彼言輪迴往生。止于言利。吾言天堂地獄利害。明揭利以引人于義。豈無辨乎。且夫賢者修德。雖無天堂地獄。不敢自己。况實有之。中士曰。善惡有報。但云必在本世。或不於本身。必於子孫耳。不必言天

堂地獄。西士曰。本世之報微矣。不足以充人心之欲。又不滿誠德之功。不足現天主賞善之力量也。公相之位。極重之酬矣。若以償德之價。萬不償一矣。天下固無可以償德之價者也。修德者雖不望報。天主之尊。豈有不報之盡滿者乎。王者酬臣之功。賞以三公足矣。天主之酌而於是乎止乎。人之短于量也如是。夫世之仁者不仁者。皆屢有無嗣者。其善惡何如報也。我自爲我。子孫自爲子孫。夫我所親行善惡。盡以還之子孫。其可爲公乎。且問天主既能報人善惡。何有能報其子孫而不能報及其躬。苟能報及其躬。何以捨此而遠俟其子孫乎。且其子孫。又有子孫之善惡。何以爲報。亦將俟其子孫之子孫。以酌之歟。爾爲善。子孫爲惡。則將舉爾所當享之賞。而盡加諸其爲惡之身乎。可謂義乎。爾爲惡。子孫爲善。

則將舉爾所當受之刑。而盡置諸其爲善之躬乎。可爲仁乎。非但王者卽霸者之法。罪不及胄。天主捨其本身。而惟胄是報耶。更善惡之報於他人之身。紊宇內之恒理。而俾民疑天主之仁義。無所益於爲政。不如各任其報耶。中士曰。先生曾見有天堂地獄而決曰有。西士曰。吾子已見無天堂地獄而決曰無。何不記前所云乎。智者不必以肉眼所見之事。方信其有理之所見者。眞于肉眼。夫耳目之覺。或常有差。理之所是。必無謬也。中士曰。願聞此理。西士曰。一曰。凡物類各有本性所向。必至是而定止焉。得此則無復他望矣。人類亦必有止。然觀人之常情。未有以本世之事爲足者。則其心之所止。不在本世。明也。不在本世。非在後世天堂歟。蓋人心之所向。惟在全福衆福備處。乃謂天堂。是以人情未迄于是。未免

有冀焉。全福之內含壽無疆。人世之壽。雖欲信天地人三皇。及楚之冥靈。上古大椿。其壽終有界限。則現世悉有缺也。所謂世間無全福。彼善於此則有之。至于天堂。則止弗可尙。人性于是止耳。二曰。人之所願。乃知無窮之真。乃好無量之好。今之世也。真有窮。好有量矣。則於是不得盡其性矣。夫性是天主所賦。豈徒然賦之。必將充之。亦必於來世盡充之。三曰。德于此無價也。雖舉天下萬國而市之。未足以還德之所值。苟不以天堂報之。則有德者。不得其報稱矣。得罪上主。其罪不勝重。雖以天下之極刑誅之。不滿其咎。苟不以地獄永永殃之。則有罪者。不得其報稱矣。天主掌握天下人所行。而德罪無報稱。未之有也。四曰。天主報應無私。善者必賞。惡者必罰。如今世之人。亦有爲惡而富貴安樂。爲善而貧賤苦難。

者。天主固待其人之既死。然後取其善者之魂。而天堂福之。審其惡者之魂。而地獄刑之。不然何以明至公。至審乎。中士曰。善惡之報。亦有現世何如。西士曰。設令善惡之報。咸待于來世。則愚人不知。來世之應者。何以驗天上之有主者。將益放恣無忌。故犯彝者。時遇饑荒之災。以懲其前。而戒其後。順理者。時蒙吉福之降。以酬于往。而勸其來也。然天主至公。無不盡賞之善。無不盡罰之惡。故終身爲善。不易其心。則應登天堂。享大福樂而賞之。終身爲惡。至死不悛。則宜墮地獄。受重禍災而罰之。其有爲善而貧賤者。或因爲善之中。有小過惡焉。故天主以是現報之。至於歿後。既無所欠。則入全福之域。永享常樂矣。亦有爲惡而富貴者。乃行惡之際。並有微善存焉。故天主以是償之。及其死後。既無可舉。則陷深陰之

獄。永受罪苦矣。夫宇宙內外。災祥由天主歟。由命歟。天主令外。固無他命也。中士曰。儒者以聖人爲宗。聖人以經傳示教。遍察吾經傳。通無天堂地獄之說。豈聖人有未達此理乎。何以隱而未著。西士曰。聖人傳教。視世之能載。故有數傳不盡者。又或有面語而未悉錄于冊者。或已錄而後失者。或後頑史不信。因削去之者。况事物之文。時有換易。不可以無其文。卽云無其事也。今儒之謬攻古書。不可勝言焉。急乎文。緩乎意。故今之文雖隆。今之行實衰。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又曰。世有哲王。三后在天。召誥曰。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夫在上在天。在帝左右。非天堂之謂。其何歟。中士曰。察此經語。古之聖人。已信死後固有樂地。爲善者所居矣。然地獄之說。絕無可徵于經者。

西士曰。有天堂自有地獄。二者不能相無。其理一耳。如真文王殷王周公在天堂上。則桀紂盜跖必在地獄下矣。行異則受不同。理之常。固不容疑也。緣此人之臨終。滋賢者。則滋舒恭而畧無駭色焉。滋不肖。則滋逼迫而以死爲痛苦。不幸之極焉。若以經書之未載爲非真。且悞甚矣。西庠論之訣曰。正書可證其有。不可證其無。吾西國古經。載昔天主開闢天地。卽生一男。名曰亞黨。一女名曰阨襪。是爲世人之祖。而不書伏羲神農二帝。吾以此觀之。可證。當時果有亞黨阨襪二人。然而不可證。其後之無伏羲神農二帝也。若自中國之書觀之。可證古有伏羲神農于中國。而不可證無亞黨阨襪二祖也。不然禹蹟不寫大西諸國。可謂天下無大西諸國哉。故儒書雖未明辯天堂地獄之理。然不宜因而不信也。中士曰。

善者登天堂。惡者墮地獄。設有不善不惡之輩。死後當往何處。西士曰。善惡無間。非善卽惡。非惡卽善。惟善惡之中。有仁微之別耳。善惡譬若生死。人不生則死。未死則生。固無弗生弗死者也。中士曰。使有人先爲善。後變而爲惡。有先爲惡。後改而爲善。茲二人身後何如。西士曰。天主乃萬靈之父。限本世之界。以勸吾儕于德。必以瀕死之候爲定。故平生爲善。須與變心。向惡而死。便爲犯人。則受地獄常永之殃。其前善惟未成耳。平生爲惡。今日改心歸善而死。則天主必扶而宥之。免前罪。而授天堂。萬年永常受福也。中士曰。如此則平生之惡無報焉。西士曰。天主經云。人改惡之後。或自悔之深。或以苦勞本身自懲。于以求天主之宥。天主必且赦之。而死後卽可昇天也。倘悔不深。自苦不及前罪。則地獄之內。另有一

處。以寘此等人。或受數日數年之殃。以補在世不滿之罪報也。補之盡。則亦躡天。其理如此。中士曰。心悟此理之是。第先賢之書云。何必信天堂地獄。如有天堂。君子必登之。如有地獄。小人必入之。吾當爲君子則已。此語庶幾得之。西士曰。此語固失之。何以知其然乎。有天堂。君子登之。必也。但弗信天堂地獄之理。決非君子。中士曰。何也。西士曰。且問乎子。不信有天主。其君子人歟。否歟。中士曰。否。詩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孰謂君子而弗信天主者。西士曰。不信天主。至仁至公。其君子人歟。否歟。中士曰。否。天主爲仁之原也。萬物公主也。孰爲君子而弗信其至仁至公者。耶。西士曰。仁者爲能愛人。能惡人。苟天主不予善人升天堂。何足云能愛人。不遊惡人于地獄。何足云能惡人乎。夫世之賞罰。大畧未能。

盡公。若不待身後以天堂地獄。還各行之當然。則不免乎私焉。弗信此。烏信天主爲仁爲公哉。且夫天堂地獄之報。中華佛老二氏信之。儒之智者亦從之。太東太西諸大邦無疑之。天主聖經載之。吾前者援明理而顯之。則拗逆者。必非君子也。中士曰。如此則固信之矣。然尙願聞其說。西士曰。難言也。天主經中特舉其槩。不詳傳之。然夫地獄之刑。於今世之殃畧近。吾可借而比焉。彼天堂之快樂。何能言乎。夫本世之患。有息有終。地獄之苦。無間無窮。聖賢論地獄。分其苦勞二般。或責其內中。或責其表外。若凍熱之不勝。臭穢之難當。飢渴之至極。是外患也。若戰慄視厲鬼魔。威恨妬瞻天神福樂。愧悔無及。憶已前行。乃內禍也。雖然罪人所傷痛。莫深乎所失之巨福也。故常哀哭自悔曰。悲哉。吾生前爲淫樂之微。失

無窮之福。而溺于此萬苦之聚谷乎。今欲改過免此而已遲。欲死而畢命以脫此而不得。蓋此非改過之時。天主公法所使以刑具苦痛其人。不令毀滅其體。而以悠久受殃也。夫不欲死後落地獄。全在生時思省。思其苦。思其勞。思則戒。戒則不爲陷溺之事。而地獄可免焉。設地獄之嚴刑。不足以動爾心。天堂之福。當必望之。經曰。天堂之樂。天主所備以待仁人者。目所未見。耳所未聞。人心所未及。忖度者也。從是可徵其處爲衆吉所歸。諸兇之所遠焉。夫欲度天堂光景。且識縱目觀茲天地萬物。現在奇麗之景。多有令人歎息無已者。而卽復推思。此乃天主設之。以爲人民鳥獸共用之具。爲善與作惡同寓之所。猶且制作成就如此。若其獨爲善人造作全福之處。更當何如哉。必也常爲暄春。無寒暑之迭累。常見光

明無暮夜之屢更。其人常快樂無憂。怨哀哭之苦。常舒恭。無危險。韶華之容。常駐不變。歲年來往。大壽無減。常生不滅。周旋左右于天主。世俗之人。烏能達之。烏能言釋之哉。夫衆福吉之溶泉。聖神所常嗜。所常食。嗜而未始乏。食而未始饜也。此其所享不等。僉由生時所爲之善。功有多寡。而享福隨之。無有胥憎。何者。各滿其量也。譬長身者長衣。短身者短衣。長短各得其所。欲何憎之有。衆善爲侶。和順親愛。俯視地獄之苦。豈不更增快樂也乎。白者比黑而彌白。光者比暗而彌光也。天主正教。以此頒訓于世。而吾輩拘於目所恒覩。不明未見之理。比如囚婦懷胎。產子暗獄。其子至長而未知日月之光。山水人物之嘉。只以大燭爲日。小燭爲月。以獄內人物爲齊整。無以尙也。則不覺獄中之苦。殆以爲樂。不思出矣。若

其母語之以日月之光輝。貴顯之粧飾。天地境界之文章。廣大數
萬里。高億萬丈。而後知容光之細。桎梏之苦。囹圄之窄穢。則不肯
復安爲家矣。乃始晝夜圖脫其手足之桎梏。而出尋朋友親戚之
樂矣。世人不信天堂地獄。或疑或誦。豈不悲哉。中士曰。悲哉。世人
不爲二氏所誕。則蕩蕩如無牧之群。以苦世爲樂地。天堂耳。茲語
也。慈母之訓也。吾已知有本家。尙願習回家之路。西士曰。正路茅
塞。邪路反闢。固有不知其路。而妄爲引者。真似僞也。僞近真也。不
可錯認也。向萬福而卒至萬苦。曩彼行路。慎之哉。

第七篇論人性本善而述天主門士正學

中士曰。先辱示以天主爲兆民尊父。則知宜慕愛。次示人類靈魂。
身後不滅。則知本世暫寄。不可爲重。復聞且有天堂。爲善者昇焉。

居彼已定心修德。以事天主。與神人爲侶。况有地獄。居彼已定心不敗惡。以受刑殃。致萬世不可脫也。茲欲詢事天主正道。夫吾儒之學。以率性爲修道。設使性善則率之無錯。若或非盡善。性固不足恃也。奈何。西士曰。吾觀儒書嘗論性情。而未見定論之訣。故一門之中。恒出異說。知事而不知己。本知之亦非知也。欲知人性其本善耶。先論何謂性。何謂善惡。夫性也者。非他。乃各物類之本體耳。曰各物類也。則同類同性。異類異性。曰本也。則凡在別類理中。卽非茲類本性。曰體也。則凡不在其物之體界內。亦非性也。但物有自立者。而性亦爲自立。有依賴者。而性兼爲依賴。可愛可欲謂善。可惡可疾謂惡也。通此義者。可以論人性之善否矣。西儒說人云。是乃生覺者。能推論理也。曰生。以別于金石。曰覺。以異于草木。

曰能惟論理。以殊乎鳥獸。曰推論不直曰明達。又以分之乎鬼神。鬼神者徹盡物理。如照如視。不待推論。人也者。以其前推明其後。以其顯驗其隱。以其既曉。及其所未曉也。故曰能推論理者。立人於本類。而別其體於他物。乃所謂人性也。仁義禮智。在推理之後也。理也。乃依賴之品。不得爲人性也。古有岐人性之善否。誰有疑理爲有弗善者乎。孟子曰。人性與牛犬性不同。解者曰。人得性之正。禽獸得性之偏也。理則無二無偏。是古之賢者。固不同性於理矣。釋此。庶可答子所問。人性善否歟。若論厥性之體及情。均爲天主所化生。而以理爲主。則俱可愛可欲。而本善無惡矣。至論其用機。又由乎我。我或有可愛。或有可惡。所行異。則用之善惡無定焉。所爲情也。夫性之所發。若無病疾。必自聽命于理。無有違節。卽無

不善。然情也者。性之足也。時著偏疾者也。故不當壹隨其欲。不察于理之所指也。身無病時。口之所啖。甜者甜之。苦者苦之。乍遇疾變。以甜爲苦。以苦爲甜者有焉。性情之已病。而接物之際。悞感而拂于理。其所愛惡。其所是非者。鮮得其正。鮮合其真者。然本性自善。此亦無碍于稱之爲善。蓋其能推論理。則良能常存。可以認本病。而復治療之。中士曰。貴邦定善之理曰。可愛定惡之理曰。可惡。是一說固盡善惡之情。敝國之士有曰。出善乃善。出惡乃惡。亦是。一端之理。若吾性既善。此惡自何來乎。西士曰。吾以性爲能行善。惡固不可謂性自本有惡矣。惡非實物。乃無善之謂。如死非他。乃無生之謂耳。如士師能死罪人。詎其有死在己乎。苟世人者生而不能不爲善。從何處可稱成善乎。天下無無意于爲善。而可以爲

善也。吾能無強我爲善。而自往爲之。方可謂爲善之君子。天主賦人此性。能行二者。所以厚人類也。其能取捨此善。非但增爲善之功。尤俾其功爲我功焉。故曰。天主所以生我。非用我所以善我。乃用我。此之謂也。卽如設正鵠。非使射者失之。亦猶惡情於世。非以使人爲之。彼金石鳥獸之性。不能爲善惡。不如人性能之。以建其功也。其功非功名之功。德行之真功也。人之性情雖本善。不可因而謂世人之悉善人也。惟有德之人。乃爲善人。德加于善其用也。在本善性體之上焉。中士曰。性本必有德。無德何爲善。所謂君子。亦復其初也。西士曰。設謂善者惟復其初。則人皆生而聖人也。而何謂有生而知之。有學而知之之別乎。如謂德非自我新知。而但返其所已有。已失之大犯罪。今復之不足以爲大功。則固須認二

善之品矣。性之善爲良善。德之善爲習善。夫良善者天主原化性命之德。而我無功焉。我所謂功。止在自習積得之善也。孩提之童愛親。鳥獸亦愛之。常人不論仁與不仁。乍見孺子將入於井。卽皆怵惕。此皆良善耳。鳥獸與不仁者。何德之有乎。見義而卽行之。乃爲德耳。彼或有所未能。或有所未暇視義。無以成德也。故謂人心者始生。如素簡無所書也。又如艷貌女人。其美則可愛。然皆其父母之遺德也。不足以見其本德之巧。若視其衣錦尙綢。而後其德可知也。茲乃女子本德矣。吾性質雖妍。如無德以飾之。何足譽乎。吾西國學者。謂德乃神性之寶服。以久習義念義行生也。謂服則可著可脫。而得之于忻然爲善之念。所謂聖賢者也。不善者反是。但德與罪皆無形之服也。而惟無形之心。卽吾所謂神者衣之耳。

中士曰。論性與德古今衆矣。如闡其衷根。則茲始聞焉。夫爲非義。猶以污穢染本性。爲義猶以文錦彰之。故德脩而性彌美焉。此誠君子脩己之功。然又有勉于外事。而不復反本者。西士曰。惜哉世俗之盡日周望。殫心力以疊僞珍悅肉眼。而不肯畧啟心目以視于萬世之文彩。內神之眞寶也。宜其逐日操心困苦。而臨終之候哀痛愼慄。如畜獸被牽於屋矣。天主生我世間。使我獨勤事于德業。常自得無窮之福。不煩外借焉。而我自棄之。反以行萬物之役。超百危險。誰咎乎。誰咎乎。夫人非願爲尊富。惟願恒得其所欲耳。得所欲之路無他。惟勿重其所求得之不在我者焉。我固有眞我也。我自害之心之害乃眞害也。人以形神兩端相結成人。然神之精超于形。故智者以神爲眞己。以形爲藏己之器。古有賢臣亞那。

爲篡國者所傷。泰然曰。爾傷亞那之器。非能傷亞那者也。此所謂
達人者也。中士曰。人亦誰不知違義之自殃。從德者之自有大吉
盛福。而不須外具也。然而務德者。世世更稀。其德之路難曉乎。抑
難進乎。西士曰。俱難也。進尤甚焉。知此道而不行。則倍其愆。且減
其知。比于食者。而不能化其所食。則充而無養。反傷其身。力行焉
踐其所知。卽增闢其才光。益厚其心力。以行其餘。試之則覺其然
焉。中士曰。吾中州士。古者學聖教而爲聖。今久非見聖人。則竊疑
今之學。非聖人之學。茲願詳示學術。西士曰。嘗竊視群書。論學各
具己私。若己測悟公學。吾何不聽命。而復有稱述西庠學乎。顧取
捨之在子耳。夫學之謂。非但專效先覺行動語錄。謂之學。亦有自
己領悟之學。有視察天地萬物而推習人事之學。故曰智者不患

之書冊。無傳師。天地萬物盡我師。盡我秀也。學之爲字。其義廣矣。正邪大小利鈍均該焉。彼邪學固非子之所問。其勢利及無益之習。君子不以營心焉。吾所論學惟內也。爲己也。約之以一言。謂成己也。世之弊非無學也。是乃徒習夫寧無習之方。乃竟無補乎行。吾儕本體之神。非徒爲精貴。又爲形之本主。故神脩卽形脩。神成卽形無不成矣。是以君子之本業。特在于神。貴邦所謂無形之心也。有形之身。得耳目口鼻四肢五司。以交覺于物。無形之神有三司。以接通之。曰司記含。司明悟。司愛欲焉。凡吾視聞啖覺。卽其像由身之五門竅。以進達于神。而神以司記者受之。如藏之倉庫。不令忘矣。後吾欲明通一物。卽以司明者取其物之在司記者像。而委曲折衷其體。協其性情之眞于理當否。其善也。吾以司愛者愛

之欲之。其惡也。吾以司愛者惡之恨之。蓋司明者達是又達非。司愛者司善善又司惡惡者也。三司已成。吾無事不成矣。又其司愛司明者已成。其司記者自成矣。故講學只論其二爾已。司明者尙真。司愛者尙好。是以吾所達愈真。其真愈廣濶。則司明者愈成充。吾所愛益好。其好益深厚。則司愛益成就也。若司明不得真者。司愛不得好者。則二司者俱失其養。而神乃病餒。司明之大功在義。司愛之大本在仁。故君子以仁義爲重焉。二者相須一不可廢。然惟司明者明仁之善。而後司愛者愛而存之。司愛者愛義之德。而後司明者察而求之。但仁也者。又爲義之至精。仁盛則司明者滋明。故君子之學。又以仁爲主焉。仁尊德也。德之爲學。不以強奪。不以久藏毀而殺。施之與人。而更長茂。在高益珍。所謂德在百姓爲

銀。在牧者爲金。在君爲貝也。嘗聞智者爲事。必先立一主意。而後圖其善具以獲之。如旅人先定所往之域。而後尋詢去路也。終之意固在其始也。夫學道亦要識其向往者。吾果爲何者而學乎。不然則貿貿而往。自不知其所求。或學特以知識。此乃徒學。或以售知。此乃賤利。或以使人知。此乃罔勤。或以誨人。乃所爲慈。或以淑己。乃所爲智。故吾曰。學之上志。惟此成己。以合天主之聖旨耳。所謂由此而歸此者也。中士曰。如是則其成己爲天主也。非爲己也。則毋奈外學也。西士曰。烏有成己而非爲己者乎。其爲天主也。正其所以成也。仲尼說仁。惟曰愛人。而儒者不以爲外學也。余曰。仁也者。乃愛天主與夫愛人者。崇其宗原。而不遺其枝派。何以謂外乎。人之中雖親若父母。比于天主者。猶爲外焉。况天主常在物內。

自不當外。意益高者學益尊。如學者之意止於一己。何高之有。至于爲天主其尊乃不可加矣。孰以爲賤乎。聖學在吾性內。天主銘之人心。原不能壞。貴邦儒經所謂明德。明命是也。但是明爲私欲蔽揜。以致昏暝。不以聖賢躬親。喻世人。豈能覺。恐以私欲悞認明德。愈悖正學耳。然此學之貴。全在力行。而近人妄當之以講論。豈知善學之驗。在行德不在言德乎。然其講亦不可遺也。講學也者。溫故而習新。達蘊而釋疑。奮已而勸人。博學而篤信者也。善之道無窮。故學爲善者與身同終焉。身在不可一日不學。凡曰己至。其必未起也。凡曰吾已。不欲進於善。卽是退復于惡也。中士曰。此皆眞語。敢問下手工夫。西士曰。吾素譬此工如圃然。先繕地。拔其野草。除其瓦石。注其汜水於溝壑。而後藝嘉種也。學者先去惡。而後

能致善。所謂有所不爲。方能有爲焉。未學之始。習心橫肆。其惡根固深透乎心。抽使去之。可不瞋瞋乎。勇者克己之謂也。童年者蚤卽于學。其工如一。得功如十。無前習之累故也。古有一善教者。子弟從之。必問曾從他師否。以從他師者。爲其已蹈曩時之悞。必倍其將誠之儀。一因改易其前悞。一因教之以知新也。旣已知學矣。尙迷乎色慾。則何以建于勇毅。尙驕傲自滿欺人。則何以進乎謙德。尙惑非義之財物不返其主。則何以秉廉。尙溺乎榮顯功名。則何以超于道德。尙將怨天尤人。則何以立于仁義。秬卣盈以醯鹽。不能斟之鬱鬯矣。知己之惡者。見善之倪。而易入于德路者也。欲剪諸惡之根。而興已於善。不若守敬會規例。逐日再次省察。凡已半日間所思所言所行善惡。有善者自勸繼之。有惡者自懲絕之。

久用此功。雖無師保之責。亦不患有大過。然勤脩之至。恒習見天主於心日。儼如對越。至尊不離于心。枉念自不萌起。不須他功。其外四肢莫之禁。而自不適於非義矣。故改惡之要。惟在深悔。悔其昔所已犯。自誓弗敢再蹈。心之既沐德之寶服。可衣焉。夫德之品衆矣。不能具論。吾今爲子惟揭其綱。則仁其要焉。得其綱。則餘者隨之。故易云。元者善之長。君子體仁足以長人。夫仁之說。可約而以二言窮之。曰愛天主爲天主無以尙而爲天主者。愛人如己也。行斯二者百行全備矣。然二亦一而已。篤愛一人。則并愛其所愛者矣。天主愛人。吾眞愛天主者。有不愛人者乎。此仁之德。所以爲尊。其尊非他。乃因天主。借令天主所以成我者。由他外物。又或求得之而不能得。則尙有歉。然皆由我內關。特在一愛云耳。孰曰吾

不能愛乎。天主諸善之聚。化育我。施生我。使我爲人不爲禽虫。且賜之以作德之性。吾愛天主。卽天主亦寵答之。何適不祥乎。人心之司愛向于善。則其善彌大。司愛者亦彌充。天主之善無限界。則吾德可長無定界矣。則夫能充滿我情性。惟天主者也。然于善有未通。則必不能愛。故知寸貝之價當百。則愛之如百。知拱璧之價當千。則愛之如千。是故愛之機在明達。而欲致力以廣仁。先須竭心以通天主之事理。乃識從其教也。中士曰。天主事理。目不得見。所信者人所言所錄耳。信人之知。惟恍惚之知。何能決所向往。西士曰。人有形者也。交于人道者。非信人不可。况交乎無形者耶。今余不欲揭他遠事也。子孝嚴親。無所不至。然子何以知孝。惟信人之言。知其乃生己之父也。非人言。自何以知之乎。子又忠於君。雖

捐命無悔。其爲君亦只信經書所傳耳。臣孰自知其爲已君乎。則吾所信有實據。不可謂不真切明曉。足以爲仁之基也。况夫天主事非一夫之言。天主親貽正經。緒國之聖賢傳之。天下之英俊僉從之。信之固不爲妄。何恍惚之有。中士曰。如此則信之無容疑矣。但仁道之大。比諸天地無不覆載。今日一愛已爾。似乎太隘。西士曰。血氣之愛。尙爲群情之主。矧神理之愛乎。試如逐財之人。以富爲好。以貧爲醜。則其愛財也。如未得則欲之。如可得則望之。如不可得則棄之。旣得之則喜樂也。若更有奪其所取者。則惡之慮爲人之所奪則避之。如可勝則發勇爭之。如不可勝則懼之。一旦失其所愛則哀之。如奪我愛者強而難敵。則又或思禦之。或欲復之。而忿怒也。此十一情者。特自一愛財所發。總之有所愛則心搖其

身體豈能靜漠無所爲乎。故愛財者必逝。四極交易。以殖貨。愛色者必朝暮動費。以備嬖妾。愛功名者終身經歷百險。以逞其計謀。愛爵祿者。攻苦文武之業。以通其幹才。天下萬事皆由愛作。而天主之愛獨可已乎。愛天主者固奉敬之。必顯其功德。揚其聲教。傳其聖道。闢彼異端者。然愛天主之效莫誠乎愛人也。所謂仁者愛人。不愛人何以驗其誠敬天主歟。愛人非虛愛。必將渠飢則食之。渴則飲之。無衣則衣之。無屋則舍之。憂患則恤之。慰之。愚蒙則誨之。罪過則諫之。侮我則恕之。旣死則葬之。而爲代祈天主。且死生不敢忘之。故昔大西有問于聖人者曰。行何事則可以至善與。曰。愛天主。而任汝行也。聖人之意。乃從此指引者。固不差路矣。中士曰。司愛者用于善人可耳。人不皆善。其惡者必不可愛。况厚愛乎。

若論他人。其無大損。若論在五倫之間。雖不善者。我中國亦愛之。故父爲瞽瞍。弟爲象。舜猶愛友焉。西士曰。俗言仁之爲愛。但謂愛者可相答之物耳。故愛鳥獸金石非仁也。然或有愛之而反以仇則我可不愛之乎。夫仁之理。惟在愛其人之得善之美。非愛得其善與美而爲己有也。譬如愛醴酒。非愛其酒之有美。愛其酒之好味。可爲我嘗也。則非可謂仁于酒矣。愛己之子則愛其有善。卽有富貴安逸才學德行。此乃謂仁愛其子。若爾愛爾子。惟爲愛其奉己。此非愛子也。惟愛自己也。何謂之仁乎。惡者固不可愛。但惡之中亦有可取之善。則無絕不可愛之人。仁者愛天主。故因爲天主而愛己愛人。知爲天主則知人人可愛。何特愛善者乎。愛人之善緣在天主之善。非在人之善。故雖惡者亦可用吾之仁。非愛其惡。

惟愛其惡者之或可以改惡而化善也。况雙親兄弟君長。與我有恩有倫之相繫。吾宜報之有天主誠。令慕愛之。吾宜守之。又非他人等乎。則雖其不善。豈容斷愛耶。人有愛父母不爲天主者。茲乃善情。非成仁之德也。雖虎之子爲豹。均愛親矣。故有志於天主之旨。則博愛于人。以及天下萬物。不須徒膠之爲一體耳。中士曰。世之誦讀經書者。徒視其文而闇其旨。某曩者嘗誦詩云。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今聞仁之玄論。歸于天主。而始知詩人之旨也。志事天主。卽德無缺矣。然仁旣惟愛天主。則天主必眷愛仁人。何須焚香禮拜誦經作功乎。吾檢慎于日用。各合其義。斯已焉。西士曰。天主賜我形神兩備。我宜兼用二者以事之。天主繁育鳥獸。昭布萬像。而其竟莫有知所酌報者。獨人類

能建殿堂。設禮祭所。拜誦經。以申感謝。何者。天主之愛人甚矣。大
父之慈。恐人以外物幻其內仁。則命聖人作此外儀。以啟吾內德。
而常存省之。俾吾日日仰目禱祈其恩。既得之。則讚揚其盛。而感
之不忘。且以是明我本來。了無毫髮之非上賜。而因以增廣吾仁。
且令後世彌厚享賞也。天主之經無他。只是欽崇上主恩德。而讚
美之。或祈恕宥昔者所犯罪惡。或乞恩祐以勝危難。以避咎愆。以
進于至德。故數數誦之者。必益敦信此道。愈闢心明。以達學術之
隱也。又恐汚邪妄想。侵滑人心。因而渙散。于是天主又教之以禮
不拘男女。咸日誦經拜叩。以閉其邪。夫吾天主所授工夫。匪佛老
空無寂寞之教。乃悉以誠實引心于仁道之妙。故初使掃去心惡。
次乃光其闇惑。卒至合之于天主之旨。俾之化爲一心。而與天神

無異。用之必有其驗。但今不暇詳解耳。吾竊視貴邦儒者。病正在此。第言明德之修。而不知人意易疲。不能自勉而脩。又不知瞻仰天主。以祈慈父之佑。成德者所以鮮見。中士曰。拜佛像念其經。全無益乎。西士曰。奚啻無益乎。大害正道。惟此異端。愈祭拜尊崇。罪愈重矣。一家止有一長。二之則罪。一國惟得一君。二之則罪。乾坤亦特由一主。二之豈非宇宙間重大罪犯乎。儒者欲罷二氏教于中國。而今乃建二宗之寺觀。拜其像。比如欲枯槁惡樹而厚培其水根。必反榮焉。中士曰。天主爲宇內至尊無疑也。然天下萬國九州之廣。或天主委此等佛祖神仙菩薩。保固各方。如天子宅中。而差官布政于九州百郡。或者貴方別有神祖耳。西士曰。此語本失。而似得不細察。則誤信之矣。天主者非若地主。但居一方。不遣人

分任。卽不能兼治他方者也。天主知能無限無外爲而成。無所不在。所御九天萬國體用造化。比吾示掌猶易。奚待彼流人代司之哉。且理無二是。設天主之教是。則他教非矣。設他教是。則天主之教非矣。朝廷設官分職。咸奉一君。無異禮樂。無異法令。彼二氏教目不同。況可謂天主同乎。彼教不尊天主。惟尊一己耳己。昧于大原大本焉。所宣誨諭。大非天主之制具。可謂自任。豈天主任之乎。天主經曰。妨之妨之。有着羊皮。而內爲豺狼極猛者。善樹生善果。惡樹生惡果。視其所行。卽知何人。謂此輩耳。凡經半句不眞。決非天主之經也。天主者豈能欺人。傳其僞理乎。異端僞經。虛詞誕言。難以勝數。悉非由天主出者。如曰。日輪夜藏。須彌山之背。曰。天下有四大部州。皆浮海中。半見半浸。曰。阿亟以左右手掩日月。爲日

月之蝕。此乃天文地理之事。身毒國原所未達。吾西儒笑之而不屑辯焉。吾今試指釋氏所論人道之事三四處。其失不可勝窮也。曰四生六道人魂輪迴。又曰殺生者靈魂不昇天堂。或歸天堂亦復迴生世界以及地獄充滿之際。復得再生于人間。又曰禽獸聽講佛法。亦成道果。此皆拂理之語。第四五篇已明辯之。又言婚姻俱非正道。則天主何爲生男女以傳人類。豈不妄乎。無婚配。佛從何生乎。禁殺生復禁人娶。意惟滅人類。而讓天下於畜類耳。又有一經名曰大乘妙法蓮花經。囑其後曰能誦此經者。得到天堂受福。今且以理論之。使有罪大惡極之徒。力能置經誦讀。則得升天受福。若夫脩德行道之人。貧窮困苦。買經不便。亦將墜於地獄與。又曰呼誦南無阿彌陀佛。不知幾聲。則免前罪。而死後乎吉了無。

凶禍。如正其易。即可自地獄而登天堂乎。豈不亦無益於德而反導世俗以爲惡乎。小人聞而信之。孰不遂私欲。汗本身。侮上主。亂五倫。以爲臨終念佛者若干次。可變爲仙佛也。天主刑賞。必無如是之失。公失正者。夫南無阿彌陀一句。有何深妙。即可逃重殃而著厚賞。不讚德。不祈祐。不悔己前罪。不述宜守規誡。則從何處立功脩行哉。世人交友。或有一二語誑。終身不敢盡信其言。今二氏論大事。許多誑謬。人尙畢信其餘何也。中士曰。佛神諸像。何從而起。西士曰。上古之時。人甚愚直。不識天主。或見世人畧有威權。或自戀愛己親。及其死而立之。貌像建之。祠宇廟禱。以爲思慕之跡。暨其久也。人或進香獻紙。以祈福佑。又有最惡之人。以邪法制服妖怪。以此異事。自稱佛仙。假布誠術。詐爲福祉。以駭惑頑俗。而使

之塑像祀奉此其始耳。中士曰。非正神何以天主容之不滅之且有焚禱像下。或致感應者。西士曰。有應也。亦有不應也。則其應非由彼神邪像也。人心自靈。或有非理常自驚詫已。而規其隱者。不須外威也。又緣人既爲非則天主弃之不祐。故邪神魔鬼潛附彼像之中。得以侵迷誑誘以增其愚。夫人既奉邪神。至其已死。靈魂墜於地獄。卒爲魔鬼所役使。此乃魔鬼之願也。幸得天主不甚許此等邪神發見於人間見亦少。以美像常睹醜惡。或一身首臂。或三頭六臂。或牛頭。或龍尾等怪類。正欲人覺悟。知其非天上容貌。乃諸魔境惡相耳。而人猶迷惑。塑其像。而置之金座。拜之祀之。悲哉。夫前世貴邦三教各撰其一。近世不知從何出一妖怪。一身三首名曰三亟教。庶珉所宜駭避。高士所宜疾擊之。而乃倒拜師之。

豈不愈傷壞人心乎。中士曰。曾聞此語。然儒者不與也。願相與直指其失。西士曰。吾且具四五端實理以証其誣。一曰三教者。或各真全。或各僞缺。或一真全而其二僞缺也。苟各真全。則專從其一而足。何以其二爲乎。苟各僞缺。則當竟爲卻屏。奚以三海蓄之哉。使一人習一僞教。其誤已甚也。况兼三教之僞乎。苟惟一真全。其二僞缺。則惟宜從其一真。其僞者何用乎。一曰輿論云。善者以全成之。惡者以一耳。如一艷貌婦人。但乏鼻。人皆醜之。吾前明釋二氏之教。俱各有病。若欲包含爲一。不免惡謬矣。一曰正教門。令人者篤信心一無二。若奉三亟之教。豈不卑心分于三路。信心彌薄乎。一曰三門由三氏立也。孔子無取于老氏之道。則立儒門。釋氏不足于道。儒之門。故又立佛門於中國。夫三宗自己意不相同。而

二千年之後測度彼三心意。強爲之同。不亦誣歟。一曰三教者。一尙無。一尙空。一尙誠有焉。天下相離之事。莫遠乎虛實有無也。借彼能合有與無。虛與實。則吾能合水與火。方與圓。東與西。天與地也。而天下無事不可也。胡不思。每教本戒不同。若一戒殺生。一令用牲祭祀。則亟三者。欲守此固違彼。守而違違而守。詎不亂教之極哉。於以從三教。寧無一教可從。無教可從。必別尋正路。其從三者。自意教爲有餘。而實無一得焉。不學眞主正道。而殉人夢中說。道乎。夫眞維一耳。道契於其眞。故能榮生。不得其一。則根透不深。根不深。則道不定。道不定。則信不篤。不一不深不篤。其學烏能成乎。中士曰。噫嘻。寇者殘人。深夜而起。吾儕自救。猶弗醒也。聞先生之語。若霹靂焉。動吾眠。而使之覺。雖然。猶望卒以正道之宗。援我。

西士曰。心既醒矣。眼既啟矣。仰天而祈上祐。其時也夫。

第八篇總舉大西俗尙而論其傳道之士所以不娶之意并釋

天主降生西士來由

中士曰。貴邦既昌。天主之教其民必醇朴。其風必正雅。願聞所尙。西士曰。民之用功乎聖教。每每不等。故雖云一道。亦不能同其所尙。然論厥公者。吾大西諸國。且可謂以學道爲本業者也。故雖各國之君。皆務存道正傳。又立有最尊位曰教化皇。專以繼天主頒教諭世爲己職。異端邪說不得作于列國之間。主教者之位。享三國之地。然不婚配。故無有龔嗣。惟擇賢而立。餘國之君臣。皆臣子服之。蓋既無私家。則惟公是務。既無子。則惟以兆民爲子。是故迪人於道。惟此殫力。躬所不能及。則委才全德盛之人。代誨牧于列

國焉。列國之人。每七日一罷市。禁止百工。不拘男女尊卑。皆聚于聖殿。謁禮拜祭。以聽談道。解經者終日。又有豪士數會。其朋友出遊于四方。講學勸善。間有敝會。以耶穌名爲號。其作不久。然已三四友者。廣聞信於諸國。皆願求之。以誘其子弟於真道也。中士曰。擇賢以君國。布士以訓民。尙德之國也。美哉風矣。又聞尊教之在會者。無私財。而以各友之財共焉。事無自專。每聽長者之命焉。其少也。成己德。博己學耳。壯者學成而後及于人。以文會。以誠約。吾中夏講道者。或難之。然有終身絕色。終不婚配之戒。未審何意。夫生類自有之情。宜難盡絕。天主之性。生生爲本。祖考百千其世傳之。及我可卽斷絕乎。西士曰。絕色一事。果人情所難。故天主不布之于誠律。強人盡守。但令人自擇願者。遵之耳。然其事難能。大抵

可以驗德。難乎精嚴正行。凡人既引于德。則路定而不易矣。君子脩德。不憚劬苦。吾方寸之志已立。則世上無難事焉。使以難爲爲非義。則甚難爲義者也。生生者天主。死死者誰乎。二者本一。非由二心。未開天地千萬世以前。天主無生一生者。生生之性何在乎。人心之卑。曠莫測。尊極之心。矧云咎之哉。且人以天主之心爲心。非但以傳生爲義。亦有隙生之理。夫天下人民。總合言之。如一全身焉。其身之心意。惟一耳。各肢之所司。甚衆。令一身悉爲首腹。胡以行動。令全身皆爲手足。胡以見聞。胡以養生乎。比此而論。不宜責一國之人各同一轍。若云以此生人。又兼司教。以主祭祀。始爲全備。竊謂婚姻之情。固難竟絕。上主之祀。又須專潔。二職渾責一身。其于敬神之禮。必有荒蕪。夫人奉事國君。尙有忍尅本身者。奉

事天主。詎不宜克己慾心哉。古之民寡而德盛。而一人可以兼二職。今世之患非在人少。乃人衆而德衰耳。圖多子而不知教之。斯乃祗增禽獸之群。豈所云廣人類者歟。有志乎救世者。深悲當世之事制爲敝會規則。絕色不娶。緩於生子。急於生道。以拯援斯世。墮溺者爲意。其意不更公平乎。又傳生之責。男與女均。今有貞女受賤未嫁。而夫卒者。守義無二。儒者嘉之。天子每旌表之。彼其棄色而忘傳生者。弟因守小信於匹夫。在家不嫁。尙且見褒。吾三四友人。因奉事大主。欲以便宜於遊天下。化萬民。而未暇一婚。乃受貶焉。不亦過乎。中士曰。婚娶者於勸善宣道何傷乎。西士曰。無相傷也。但單身不娶。愈靖以成己。愈便以及人也。吾爲子揭其便處。請詳察之。以明敝會所爲有所據否。一曰。娶者以生子爲室家耳。旣獲

幾子。必須養育而以財爲置養之資。爲人之父不免有貨殆之心。今之父子衆。則求財者衆也。求之者衆。難以各得其願矣。吾以身纏拘於俗情。不能超脫無溺。必將以欲且爲辛也。欲立志責人於義。豈能興起乎。夫脩德以輕貨財爲首務。我方重愛之。何勸爾輕置之哉。二曰。道德之情至幽至奧。人心未免昏昧。色慾之事入恒鈍人聰明焉。若爲色之所役。如以小燈藏之厚皮籠內。不益矇乎。豈能達于道妙矣。絕色者如去心目之塵垢。益增光明。可以窮道德之精微也。三曰。天下大惑雜由財色二欲耳。以仁發憤救世者。必以解此二惑爲急。醫家以相悖者相治。故熱病用寒藥。寒病用煖藥。乃能療之。茲吾惡富之害。而自擇爲貧者。畏色之傷。而自擇爲獨夫者。處己若此。而後無義之財。邪色之欲。始有省焉。故做會

友捐己義得之財物。以勸人勿干非義之富。爲脩道以卻正色之樂。以勸人勿迷于非禮之色也。四曰。縱有俊傑才能使其心散而不專乎一。則所爲事必不精。克己之功難于克天下。自古及今史傳英雄攻天下而得之者多矣。能克己者幾人哉。志欲行道于四海之內。非但欲克一己。兼欲防遏萬民私欲。則其功用之大曷可計乎。專之猶恐未精。况宜分之他務。爾將要我事少艾。而育小兒乎。五曰。善養馬者。遇騏驎驊騮。可一日而馳千里。則謹牧以期戰陣之用。懼有劣嫻於色者。別之於群。不使與牝接焉。天主聖教亦將尋豪傑之人。能周徧四方之疆界者。以明道禦侮。息異論。逆邪說。而永存聖教之正也。豈欲悞其心以色樂。而不欲培養其果毅。以克私慾之習乎。故西士之專心續道。甚于專事嗣後者也。譬夫

歛收五穀萬石。未有盡播之田中。以爲穀種者。必將擇其一以貢君。一以藝稼爲明年之穡。曷獨人間萬子。皆罄費之以產子。而無所全留以待他用者耶。六曰。凡事有人與鳥獸同者。不可甚重焉。勞身以求食。求食以充飢。充飢以蓄氣。蓄氣以敵害。敵害以全己性命也。咸下情也。人於鳥獸此無殊也。若謹慎以殉義。殉義以檢心。檢心以脩身。脩身以廣仁。廣仁以答天主恩也。此乃生人切事。可以稱上主之大旨。從此觀之。則匹配之情。于務道之意孰重乎。天下寧無食。不寧無道。天下寧無人。不寧無教。故因道之急可緩。婚。因婚之急不可緩道也。以遵頒天主聖旨。雖弃致己身以當之可也。况棄婚乎。七曰。敝會之趣無他。乃欲傳正道於四方焉耳。苟此道於西不能行。則遷其友于東。於東猶不行。又將徙之於南北。

奚徒畫身於一境乎。醫之仁者不繫身于一處。必周流以濟各處之病。方爲博施。婚配之身纏繞一處。其本責不越于齊家。或迄于一國而已耳。故中國之傳道者。未聞其有出遊異國者。夫婦不能相離也。吾會三四友。聞有可以行道之域。雖在幾萬里之外。亦卽往焉。無有託家寄妻子之慮。則以天主爲父母。以世人爲兄弟。以天下爲己家焉。其所涵胸中之志。如海天然。豈一匹夫之諒乎。八日。凡此與彼彌似。則其性彌近。天神了無知色者。絕色者。其情邇乎天神矣。夫身在地下。而比居上天者。以有形者。而效無形者。此不可謂鄙人庸學也。似此清淨之士。有所祈禱于天主。或天之旱。或妖鬼之怪也。或遇水火災異之求解也。天主大都鑒而聽之。不然上尊何寵之哉。然吾此數條理。特具以解敝會不婚之意。非以

非婚姻者也。蓋順理娶也。非犯天主誠也。又非謂不娶者皆邇神人也。設令絕婚屏色。而不惓惓于秉彝之德。豈不徒然乎。乃中國有辭正色而就狎斜者。去女色而取頑童者。此輩之穢污。西鄉君子弗言。恐澆其口。雖禽獸之彙。亦惟知陰陽交感。無有反悖天性如此者。人弗赧焉。則其犯罪若何。吾敝同會者。收全己種。不之藝播于田畝。而子猶疑其可否。况棄之溝壑者哉。中士曰。依理之語。以服人心。強于利刃也。但中國有傳云。不孝有三。無後爲大者。如何。西士曰。有解之者云。彼一時。此一時。古者民未衆。當充擴之。今人已衆。宜姑停焉。予曰。此非聖人之傳語。乃孟氏也。或承悞傳。或以釋舜不告而娶之義。而他有所托焉。禮記一書。多非古論議。後人集禮便雜記之于經典。貴邦以孔子爲大聖。學庸論語孔子論孝。

之語極詳。何獨其大不孝之戒。群弟子及其孫不傳。而至孟氏始著乎。孔子以伯夷叔齊爲古之賢人。以比干爲殷三仁之一。旣稱三子曰仁。曰賢。必信其德皆全而無缺矣。然三人咸無後也。則孟氏以爲不孝。孔子以爲仁。且不相戾乎。是故吾謂以無後爲不孝。斷非中國先進之旨。使無後果爲不孝。則爲人子者。宜旦夕專務生子以續其後。不可一日有閒。豈不誘人被色累乎。如此則舜猶未爲至孝耳。蓋男子二十以上可以生子。舜也三十而娶。則二十逮三十匪孝乎。古人三旬以前不婚。則其一旬之際。皆匪孝乎。譬若有匹夫焉。自審無後非孝。有後乃孝。輒娶數妾。老于其鄉。生子至多。初無他善。可稱可爲孝乎。學道之士。平生遠遊異鄉。輔君匡國。教化兆民。爲忠信而不願產子。此隨前論乃大不孝也。然於國

家兆民有大功焉。則輿論稱爲大賢。孝否在內不在外。由我豈由他乎。得子不得子也。天主有定命矣。有求子者而不得。烏有求孝而不得孝者乎。孟氏嘗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也。以是得嗣無益於得。况爲峻德之效乎。大西聖人言不孝之極有三也。陷親於罪惡。其上。弑親之身。其次。脫親財物。又其次也。天下萬國通以三者爲不孝之極。至中國而後聞無嗣不孝之罪。於三者猶加重焉。吾今爲子定孝之說。欲定孝之說。先定父子之說。凡人在宇內有三父。一謂天主。二謂國君。三謂家君也。逆三父之旨者爲不孝子矣。天下有道。三父之旨無相悖。蓋下父者命己子奉事上父者也。而爲子者順乎一。卽兼孝三焉。天下無道。三父之令相反。

則下父不順其上。父而私子以奉己。弗顧其上。其爲之子者。聽其上命。雖犯其下者。不害其爲孝也。若從下者逆其上者。固大爲不孝者也。國主於我相爲君臣。家君於我相爲父子。若使比乎天主之公父乎。世人雖君臣父子平。爲兄弟耳焉。此倫不可不明矣。夫萬國通大西之境界。皆稱爲出聖人之地。蓋無世不有聖人焉。吾察百世以下。敝土聖人之尊者。咸必終身不娶。聖人爲世之表。豈天主立之爲表。而處己於不義之爲哉。彼有不娶而爲積財貨。或爲糊口。或爲儉安懈惰。其卑賤之流。何足論者。若吾三四友。一心慕道。以事天主。救世歸元。且絕諸色之類。使其專任鄙見。無理可揭。誠爲不可。然而群聖以其身先之。萬國賢士美之。有實理合之。有天主經典奇之。亦可姑隨其志否耶。以繼後爲急者。惟不知事

天主不安于本命。不信有後世者。以爲生世之後。已盡滅散。無有存者。眞可謂之無後。吾今世奉事上主。而望萬世以後。猶悠久常奉事之。何患無後乎。吾死而神明全在。當益鮮潤。所遺虛軀殼。子葬之亦腐。朋友葬之亦腐。則何擇乎。中士曰。爲學道而不婚配。誠合義也。我大禹當亂世。治洪水。巡行九州。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今也當乎世。士有室家。何傷焉。西士曰。嗚呼。子以是爲乎世乎。誤矣。智者以爲今時之災。比堯時之災。愈洪也。群世人而盲瞽。不之能視焉。則其殘不亦深乎。古之所謂不祥。從外而來。人猶易見而速防。其所傷不踰財貨。或傷膚皮。今之福自內突發。哲者覺之而難避也。况于恒人。故其害莫甚焉。如風雷妖怪之擊人。不損乎外。而侵其內者也。夫化生天地萬物。乃大公之父也。又時主宰。

安養之。乃無上其君也。世人弗仰弗奉。則無父無君。至無忠至無孝也。忠孝蔑有。尙存何德乎。夫以金木土泥鑄塑。不知何人僞像。而倡愚氓往拜禱之。曰此乃佛祖。此乃三清也。且興淫辭奸說。以壅塞之。使之汜濫中心。而不得歸其宗。且以空無爲物之原。豈非空無天主者乎。以人類與天主爲同一體。非將以上主之尊。而侔之於卑役者乎。恣其誕妄。以天主無限之威靈。而等之於土石枯木。以其無窮之仁。覆爲有玷缺。而寒暑災異。憾且尤之。侮狎君父。一至于此。蓋人生昭事之學。久已陵夷。不思小吏聊能阿好其民。已爲建祠立像。布滿郡縣。皆是生祠佛殿神宮。彌山徧市。豈其天主尊神。無一微壇以禮拜敬事之乎。世人也。皆習詐僞。僞爲衆師。以揚虛名。供養其口。冒民父母。要譽取資。至于世人大父。宇宙公

君。泯其跡而僭其位。殆哉殆哉。吾意大禹適在今世。非但八年在
外。必其絕不有家。終身周巡于萬國。而不忍還矣。爾欲吾三四友
有子之心。有兄弟之情。視此爲何如時哉。中士曰。以是爲亂。則亂
固不勝言矣。時賢講學。急其表。而不究其裏。故表裏終于俱壞。蓋
未聞積惡於內。而不遽發于外者也。間有儒門之人。任其私智。附
會二氏以論來世。如丐子就乞餘飯。彌綮正學。不如貴邦儒者。乃
有歸元。此論旣明。人人可悟。但肯用心。一思衆物之態。必知物有
始元。非物可比。聖也。佛也。仙也。均由人生。不可謂無始元者也不
爲始元。則不爲眞主。何能輒立世誠。夫知有歸元。則人道已定。舍
事天。又何學焉。譬如一身四肢。各欲自存也。然忽有刀鎗將擊其
首。手足自往救護。雖見傷殘。終不能已。尊教洞曉天主。爲衆物元。

則凡觀惡行。聞惡語。凡有逆于理。違于教者。若矛刃將刺天主然。亟迫往護。此亦惟知有天主之在上。而寧知天下有他物可尙乎。故不但不念妻子財資。吾身生命猶將忘之。吾輩俗心纏結。彷彿慕企。輒淺信從。奚云捨生命棄妻子。有因上主道德之故。邇移半步。遙費一芥。且各惜之矣。嗟哉。然吾頻領大教。稱天主無所不通。無所不能。其既爲世人慈父。烏忍我儕久居闇晦。不認本原大父。貿貿此道途。曷不自降世界。親引群迷。俾萬國之子者。明覩真父。了無二尙。豈不快哉。西士曰。望子此問久矣。苟中華學道者常詢此理。必已得之矣。今吾欲著世界治亂之由者。請予服膺焉。天主始制創天地。化生人物。汝想當初。乃卽如是亂苦者歟。殊不然也。天主之才最靈。其心至仁。亭育人群。以迨天地萬物。豈忍置之於

不治不祥者乎哉。開闢初生。人無病。天常是陽和。常甚快樂。令鳥獸萬彙。順聽其命。毋敢侵害。惟今人循奉天主如是而已。夫亂夫災。皆由人以背理犯天主命。人既反背天主。萬物亦反背于人。以此自爲自致。萬禍生焉。世人之祖。已敗人類性根。則爲其子孫者。沿其遺累。不得承性之全。生而帶疵。又多相率而習醜行。則有疑其性本不善。非關天主所出。亦不足爲異也。人所已習。可謂第二性。故其所爲難分。由性由習。雖然性體自善。不能因惡而滅。所以凡有發奮。迂善。轉念可成。天主亦必祐之。但民善性既滅。又習乎醜。所以易溺于惡。難建于善耳。天主以父慈恤之。自古以來。代使聖神繼起。爲之立極。逮夫淳樸漸漓。聖賢化去。從欲者日衆。循理者日稀。於是大發慈悲。親來救世。普覺群品。於一千六百有三年。

前。歲次庚申。當漢朝哀帝元壽二年。冬至後三日。擇貞女爲母。無所交感。託胎降生。名號爲耶穌。耶穌卽謂救世也。躬自立訓。弘化于西土。三十三年。復昇歸天。此天主實蹟云。中士曰。雖然抑何理以徵之。當時之人。何以驗耶穌實爲天主。非特人類也。若自言耳。恐未足憑。西士曰。大西法。稱人以聖。較中國尤嚴焉。况稱天主耶。夫以百里之地。君之。能朝諸侯得天下。雖不行一不義。不殺一不辜。以得天下。吾西國未謂之聖。亦有超世之君。却千乘以修道。屏榮約處。僅稱謂廉耳矣。其所謂聖者。乃其欽崇天主。卑謙自牧。然而其所言所爲過人。皆人力所必不能及者也。中士曰。何謂過人。西士曰。誨人以人事。或已往者。或今有者。非但聖而後能之。有志要名者。皆自強而爲焉。若以天主及未來之事。訓民傳道。豈人力

也歟。惟天主也。以藥治病。服之卽療。學醫者能之。以賞罰之。公治世而世治。儒者可致。茲俱以人力得之。不宜以之驗聖也。若有神功絕德。造化同用。不用藥法。醫不可醫之病。復生旣死之民。如此之類。人力不及。必自天主而來。敝國所稱聖人者。率皆若此。倘有自伐其聖。或朋輩代爲誇伐。或不畏天主。用邪法鬼工。爲異怪以惑愚俗。好自逞而悖天主之功德。此爲至惡。大西國防之如水火。何但弗以稱聖乎。天主在世之時。現跡愈多。其所爲過于聖人又遠。聖人所爲奇事。皆假天主之力。天主則何有所假哉。西土上古多有聖人。于幾千載前。預先詳誌于經典載厥。天主降生之義。而指其定候。迨及其時。世人爭共望之。而果遇焉。驗其所爲。與古聖所記。如合符節。其巡遊詔諭于民。聾者命聽。卽聽。瞽者命視。卽視。

瘖者命言卽言。聵者命行卽行。死者命生卽生。天地鬼神悉畏敬之。莫不聽命也。旣符古聖所誌。旣又增益前經。以傳大教于世。傳道之功已畢。自言期候白日歸天。時有四聖錄其在世行實。及其教語。而貽之於列國。則四方萬民群從之。而世守之。自此大西諸邦教化大行焉。考之中國之史。當時漢明帝嘗聞其事。遣使西往求經。使者半塗誤值身毒之國。取其佛經。傳流中華。迄今貴邦爲所誑誘。不得聞其正道。大爲學術之禍。豈不慘哉。中士曰。稽其時則合。稽其人則通。稽其事則又無疑也。某願退舍沐浴而來。領天主真經。拜爲師。入聖教之門。蓋已明知此門之外。今世不得正道。後世不得天福也。不知尊師許否。西士曰。祇因欲廣此經。吾從二三英友。棄家屏鄉。艱勤周幾萬里。而僑寓異土。無悔也。誠心悅受。

乃吾大幸矣。然沐浴止去身垢。天主所惡乃心咎耳。故聖教有造門之聖水。凡欲從此道。先深悔前時之罪過。誠心欲遷于善。而領是聖水。卽天主慕愛之。而盡免舊惡。如孩之初生者焉。吾輩之意。非爲人師。惟恤世之錯。回元之路。而爲之一引于天主聖教。則充之皆爲同父之弟兄。豈敢苟圖稱名辱師之禮乎哉。天主經文字異中國。雖譯未盡。而其要已易正字。但吾前所談論教端。僉此道之肯綮。願學之者退而玩味。于前數篇事理。了已無疑。則承經領聖水入教。何難之有。中士曰。吾身出自天主。而久昧天主之道。幸先生不辭八萬里風波。遠傳聖教。彪炳異同。使愚聆之。豁然深悟。昔日之非。獲惠良多。且使吾現生之世。得承大父聖旨。而遵守之也。吾靜思之不勝大快。且不勝深悲焉。吾當退于私居。溫繹所授。

紀而錄之以志不忘。期以盡聞歸元直道。所願天主佐佑先生仁
指。顯揚天主之教。使我中國家傳人誦。皆爲修善無惡之民。功德
廣大。又安有量歟。

天主實義終

